

吳景洲先生記

蜀西北紀行

吳敬恆題



MGT
K928.971

8
2

吳景洲 著

蜀
西
北
紀
行

中華書局印行



3 2168 0195 5

序

景淵先生牛刀小試，暫爲九能之大夫。所謂登高能賦，山川壯說者。于其蜀西北紀行小冊中，顯露其一斑矣。紀游之作，固不過地記之支流，方志之附庸，然往往一指之大，可大於股。有如桑欽乾樞無味之水經，不得鄜道元爲之作志怪之法，雖至今其書已軼可也。因土地山川，乃大類動作之舞臺。故最簡略地志之初祖，所謂禹貢也者，決不是冀州既載壺口，卽曰濟河惟齊州，又曰海岱惟青州，必先總記其施功曰。禹敷土，隴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則如吳先生之紀游，必先多說廢話，先敘如何在黃慶動身，如何在成都到達。禹又必曰、烏夷皮服、曰桑土既蠶、曰厥篚鬪絲、亦卽紀游所敘峨眉有什麼，青城有什麼。禹又曰厥包橘柚錫貢，九江納錫大龜。正如紀游所敘某縣如何納糧等等。諸如此類之人事間文，夾敘夾議，禹貢實爲禹之治水紀游，並非如郡國之書，鄉遂之志，有如桑經之乾樞無味，徒充史乘方志之簪幅者。所以後之適國問俗，考徵方域者。往往不能得地志之真確，而旁及於游記。是卽前所舉鄜氏博乘游記小說，使桑經發揮其威力者也。然則吳先生小小紀行之作，將爲蜀土一部分傳信之故實。吾入蜀後，見吾鄉龔侍郎鐘，嘗序陶雲汀之蜀輶日記矣。果也陶氏之書，今已變爲蜀乘中參考之要籍。今吳先生又囑余序其記行，余或將繼龔侍郎得一附驥尾之榮譽乎，則特吳先生之能賦能說，不弱陶文毅，必可信也。民國第一甲申七月吳敬恆序

蜀西北紀行

蜀西北紀行 目錄

一	前言	二
二	動機	二
三	錦城風物	三
四	益都古蹟	九
五	書畫公展	一五
六	灌縣青城之勝	一七
七	仁壽之行	二四
八	川北各縣	三〇
九	川北歸程	六〇
十	峨眉之游	六七
十一	樂山之行	八二
十二	由蓉歸渝	八四—八五

蜀西北紀行

蜀西北紀行

一 前言

自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狂寇內侵，燕京先陷，滬戰繼起，方逾五月，南都遂淪。神聖抗戰，忽過六載，余自是歲之末，以事先國都入渝，老母滯於申江，弱息追蹠西至，迄今已第七年，國難於重，生事日艱，故鄉腥垢，客邸烟消，而勝利之念，未嘗片刻衰歇，最足自喜。所思維者獨：余生東南，長游東北，以生事之繁，家累之重，而秉性凝滯，不善動盪，平居嘗慕西南之勝，欲得一所謂天下之險之幽之秀之雄，而自知非有特殊機緣，不易踐履斯土，蜀道之難，苦含嗟歎，僻過中年，以爲此願終賒矣。不謂以艱苦抗戰之會，乃獲償夙昔願望，得失循環，禍福互倚，不睹葦辛歟，丁丑入蜀，先過夔門之險，乃抵渝而還，又以服務所牽，滯迹難行，已卯至江安初秋與內子同游峨眉，至樂山之前夕，適值敵機慘襲樂峨，爲之興盡罷游，歎緣慳而已。竊念勝利東歸之日，日益最近，一旦戰事終結，有不即日買舟東下以慰老母倚闥之望者乎？則此圖之終難圓滿，亦在意中。接是復四年，所謂錦城春色，與夫天下之幽秀雄奇者，日縈夢寐，而又惴惴然慮其徒成夢想，其間由感不易者，則游資與時間是已，前者以生活日艱，自食且不遑，又安從獲此餘資，爲此不急之需？後者以國步之多難，事責應日繁，又安得以此閒暇爲游觀之雅。而二者須同時兼之，尤不易得。至

若四郊多壘，程途之梗，舟車之困，尤餘事矣。然則殆終不可能乎？而孰知天下事，往往有非常理所可測者，物極則反，稍知哲學者必深信循環之理，思窮則通，有志竟成，所思者思不窮而志不堅耳。余於此行，可以確證。人生於最艱苦之中，可自求至樂之道，苦樂心造，禍福自求，佛說儒書，皆不我欺，事雖小可以喻大，大之若國家，正以至難至劣之境，以抗最強最頑之敵，而終且勝利者，亦何不然？故於此紀行之前，書之以記快，以自勵，且以勸有志也。

二 動機

余出游之念，既如前述，而動機之來，則起因於半年以前。年來渝蓉畫展屢行，親友知余喜弄筆墨，德惠問世。遂於今春臘首，以書畫二百幀公展於渝，脫售其半，獲資差補不足。於是以其所餘備蓉城之展，定初夏作錦城之游。以正姿國防最高委員會幕府，乞假一行。時秘書長爲王公亮瞻以，委員長蔣公正倡導行政三聯制，命往與川省府商洽推行之過程。而副秘書長甘公自明，又益以新縣制之研討，使一見實況。二事者：一爲行政效率之樞紐，一爲民治改進之基礎，正新建之宏規，而爲蔣公所極端重視者也。奉命齋栗，乃於四月十一日午由渝飛蓉。

三 錦城風物

是日，飛機正午十二時四十分由渝飛行。下午一時五十五分抵蓉機場。空間微有風，飛度不高而上下震動較迅，乘客嘔吐者過半，余幸無恙。惟以有人勸服冬大衣，以爲高空須禦寒者，乃爲所苦。蓋機窗緊閉，寒風不侵也。下視綠英如錦，河流如界線，若有規則之平面圖案畫。余既近視於飛動物，跛陀房屋，概不可見，耳亦無聞，彌覺大地寂靜之可喜。而河流布置條勻，則尤深感前賢治水於農田水利之有功而已。以兩手持物多，在機場簽名時，遺手杖於案櫃之端，及下機時，方覺之。以此杖燕京特製，南都出走時，本已遺之，返身取得，携之達渝，相隨十有五年矣。電渝訪覓，終不可得，不無快怏。小詩記之：

提挈追隨十五年，扶持患難到華顛。鵬飛汝亦成龍去，從此雲程各一天。

自蓉機場乘車入城，至少城，晤劉壽朋先生，劉先生余於二十四五年間客鄂始識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又同官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茲第三度客中道故，相見彌歡。始知張公岳軍，因公赴渝，以候機不至，昨日車行矣。壽朋爲定寓所於東勝街沙利文四號，以近於行轅也。房價日六十元，而不供餐食。屋尙明敞，以轟炸之後，玻璃多碎裂，代以紅紙，衛生設備均已無存。而殘破處均當日原狀，略未整理。聞主人帶兵出征，故致此也。余居在前樓，所寓多公務人員。後樓則商客爲多，驟分部落。前後皆有禮堂，結婚者自必三四起，幾無虛日。大酒肥魚，珍饈羅列，絕無限制，與渝

帝有天壤之別。而獨於萬客不供餐食，最不可解。詢之侍者，謂此空襲以後之例。蓋與客議會，皆預定耳。

少城公園，相離極近，園址極寬闊，流水四繞，森林鬱茂，有清以之覆國之川漢殉路烈士紀念碑，兀立其中。有民衆兒童教育陳列館，有古物陳列館，此館陳列明清大砲最多，兩旁陳古廟殘刻石碑若干，張獻忠之七殺碑在焉。而石面毀傷特甚，無一字可辨，不知以爲七殺碑者果何所據？傳自成都府署移來，蓋流傳有自也。園內露立四續之神銅像三，及供具若干，皆鑄有大明成化年號，忘其數字。像極宏偉。其一頭部已損，不識何處移來？有動物園，僅存一鹿、一熊、一兕，餘均於空襲中犧牲矣。飯館有名靜寧者，即前以烹飪名於渝蓉之黃敬仁所設；姑姑筵之分館，亦有名，茶座極多，遊客聚坐品茗，可至夜分，有北平中央公園之風。

四川省美術協會位於公園大門之右，園內有小橋可通。三面臨水，建築尙新。門口附設小肆售美術用品及文具紙張，以及爲書畫家經理圖書畫之舉。內部則爲廳事，大小各一間，爲開會或展覽書畫之用，約可陳百幀。近時蓉市書畫公展，除青年會，或私家銀行而外，多在此。例處所得百分之二十，而設備殊簡，實際所費，亦多不能知例也。

余抵此時，適四川省物產展覽會開幕，逾旬。初至三日間，先與川省府主任秘書孟簡濤先生晤談。並與周秘書君亮兄同訪省府各部分主管官，作初次會晤。簡濤在前鄂行營省府共事有年，君亮則國防會同室服公者。及第四日（十四日），方晤李汝衡兄伉儷，及潘寅九兄。約晨過陝西街不辭

無歸亦酒家早餐。此館以名譽之雅，靡靡甚善。僕亦精美。李藩爾君均前在入才入軍司令鄧奮騰演說別去，乃與汝術抗衡借至青羊宮會所。此間人云：茲會舊名花會，原為民間集會。全川各縣頭買雲集，產物皆萃。以錦城花種特多，亦正於此時最盛，爭奇鬥勝，萬卉畢具，無不極一時之勝。故以花會名之。抗戰以還，參以空襲之虞，此會遂停頓五年。今歲省府特為提倡，乃有此舉。據稱盛況不及曩時遠矣。時渝新報界正集合同來觀況，其主持之一部分人，如彭華陳兄等，亦與余同寓。劉文、翁冲一切狀況，當時騰載濼報紙，茲可不贅。余所感者，惟入青羊宮見大殿廊下書攤，不覺有新在太平游火神廟印象。所陳書籍字畫古物之質，雖相距甚遠，而論值乃百倍之，慨然爾已。塗店及茶館之多，亦為造成繁盛之主因。刺刺而遠非其敵。打掃時舉，轟動全城，有萬火空巷之勢。鴉四屬幾無隙地，物乃不得其門而入。嗣與君亮兄同訪社會服務處主任趙子慈君，借入以得往中央臺平視。余於此道雖非所擅，而此間之局，實類游戲，與北平蹴毬相擬，猶多遜過。夫約精影蔭，或不惟茲。我國國粹武術，經不必如劍仙俠客神話所稱，而實有其術長，無可非薄。際茲絕續之交，提倡自是必要。觀衆之所以有此盛況，則神話之積重有以致之，而慎擇選手，藉莊觀瞻。實較其他游戲運動，更為重要。萬不可視桐游戲以博人一笑為樂。未識重視此道者以爲何如也？過花市，則難見花團三兩處，彷彿經北平東安市場之耳角耳。省府籌備之物產室，則當然有條不紊。且富制導意義。個中人云：以種種原因，不能達理想之境地，亦在意料之中。惟抗戰中得此已大不易。川中物產之富，手工鑿之精，以余私人之見，於市面即可一目了然，其易於認識，實較之得於

物產會者爲更多。以其全城所有，包括精麤，除少數特殊而外，恐尙較之物產會一時所採集者，其完備或猶過之。於此得一直覺之感，卽人事游藝，應貴其精，而物產陳列，則務求其博。且必須有常設而日進之機構，使一方可以觀摩改進，一方可以互通有無，如吾國曩日之所謂「國貨陳列館」，「商品陳列所」者，用意本是。所欠者，惟其不進，乃失其效用耳。

至若蓉市某街，爲某種手工萃集之地，居其地稍久者，類能言之。至其地，尤易見粲然羅列。鋪面櫛比，亦整飭有序。街道尺度，極有繩準，例如：某街寬數百戶，皆爲中間門面之肆，式樣與縱橫深度，無不一律。肆建築均舊式，而市容極爲整肅。較之滬漢，以及渝市，新舊參雜，中西合揉者，美觀多矣。故此等街名，均與其地市肆有連繫性，（若某街多書肆，某街多筆店，求繡貨則至某巷，求角工則到某處。）並有歷史沿革，於初到旅客尤易取得標的。以街市命名，原在便利行旅與居戶，非萬不得已，決不可輕於變更。今日吾國重要城鎮，北平而外，雅蓉城保此風度。人行道正及居宅庭院，樹木葱茂，亦類故都。故居蓉者，恒以小北平自喜，良是。

此外蓉城最足令人流連者，有街若干條，曰西玉龍街曰玉帶橋街，其間小型書肆充斥，碑帖書畫，及小件古物，參雜其間。西玉龍街則有較大拍賣行一處，偏重於古物書畫，與他處異。各小書肆雖無宋元善本，而清以下較佳之書，應有盡有。自久居渝市者視之，如數家珍矣。曰學道街，曰青石橋，亦書肆重疊，而規模較具，值亦較昂。筆店至多，形製幾與湖筆無二，成都手工之可愛如龜，雅時稱毫料缺乏，價亦昂，余及二兄稼農及沈羹梅兄，幾靡且不購環此數條街市。設更久居

此者，既無家之可傾，直將無以自贖其身也。至若所謂會府街者，現稱忠烈祠街，骨董所萃，亦曾數往游覽，北平之掛貨舖耳。較重慶之鼎新街，雖形式整齊，而內容無從軒輊，或生客不得其門，毫無可觀。成都士商收藏，聞皆精審，但均疏散鄉間，無從一飲眼福。惟在黃希成先生處，見陳竹翁教子升天圖墨龍及漢石畫若干件，李壬甫先生處見唐刻匾壽尊者木像，背有銘文幾滿。文曰：

都料博士任光靜鑄 弟子馬真藏

大唐天復元年四月朔八日，上寫

皇帝陛下國祚隆興，及七祖先亡超

昇上品，往生佛國，及合家大小人等，敬造

嘎禮嘎尊者木像一鋪，永充

蓬溪縣北坊鄉寶梵寺（此行下似有供僮二字）

下有木座，前方鐫「千秋萬歲」後方「普蒙安樂」各四字。又宋巨然澗雨景山水一幀，曰夏山深翠圖，爲詒晉齋舊藏，有成親王題籤收藏印記，文署「無上神品」四字，左下：「巨然二字款」。又明史明古鑑集文沈仇唐及白陽包山西室周天球文伯仁文嘉十哲合作山水，各有款題，各爲面目。及石谷大幅山水一幀。又唐荆川銅鏡一事，鏡銘作朱文螺旋形，自外轉內。銘曰：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實惟心則。惟瞭與睦，惟際與壘。宜鑑於茲，其永無慝。荆州居士識。

小篆精湛無倫，至足葆愛。荆川吾鄉先賢，尤深企慕。謝無量先生存坐，因出豚股墟出土之玉龍，玉猪，各一件，皆爲得未曾有不可多見者。王甫虛衷若谷，爲言未敢確定；巨然畫款是否與畫出於一手？余爲證之：書畫兩絕，墨色一致，無疑也。王甫大喜，囑留題其上。裱背殘破太甚，本幅不宜著筆，倉卒無佳筆墨以副之，未敢率爾也。史鑑則明吳江人，與文沈輩同時之學人，稱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史。家居水竹幽茂，藝館相連，客至陳秦漢器物及古衣冠，曳履揮麈，學之者以爲仙。居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有西村集。蓋亦當時朱門豪士，故能聚此千哲，成茲集錦。畫之巨蹟，蓋有明古自題始末，鄭重可見。王甫又云：此與巨然夏山圖，荆川銅鏡，石谷山水，皆得之黎繩齋先生之文孫仲茂兄弟。而唐刻佛像，則某巫自蓬溪縣一破廟中，（殆所謂資梵寺乎？）移置其家，因轉輾購得，可謂有緣也。

四 益都古蹟

益都名勝古蹟之最著者，以寺宇定之，除前述之青羊宮外，與毗連者，曰三仙庵，皆遺廟，均佔地極寬，規模宏麗，流傳無足紀者。曰文殊院，曰昭覺寺，曰大慈寺，皆有名之佛寺。昭覺寺未及往游。文殊院建築甚都，殿庭深廣。方丈圓照，蕪藉能談。余與胡姜兩君同往。兩君皆與之有雅故，因之招待極殷。留吃素麵，飲饌精美。大慈寺前殿駐兵，由側門入。存銅佛高約三丈，舊有篆鐫陽文「秦李冰敬鑄」五字。秦時中國未有佛，何得有此？濰縣沈縣長曾告我：此李冰鎮水之神，千之一也。爲僧人盜去而易以木手，乃使成佛。縱有神運，無可如何。失水之故，賦文嘗讀陳眉公書畫史載。

李之繩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成都較之八莫如大聖慈寺之盛。俾僧可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像變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

大聖慈寺者即大慈寺也。可見當時收藏之盛，今乃一無所聞，兵事之害文物，如是如是。
武侯祠在南城外，祠爲清代改建。工部詩，所謂：「孔明廟前有古柏」者，已不可復觀。茲森森者，至多百餘年物耳。殿前後兩楹，以後殿爲正。前殿祀昭烈帝，兩廊則當時文武諸臣之像。碑

記之最古者，僅唐柳公綽書一記，餘皆清乾隆時之刻。後有昭烈帝衣冠塚，築後牆圍之，不可見。祠額爲書昭烈祠，此祠循名責實，爲武侯祠無疑。且杜詩一再吟咏，柳記亦可信證，後人推類配祀昭烈，固無不可。清代腐儒，在君主制度之下，以爲臣不奪君，故顏其額曰：昭烈祠，本已荒謬。而鄒海濱先生未加深思，根據此額，以爲沿襲武侯祠爲謬傳。作詩勒石，置於牆下，殆亦賢者之過也。亦作一詩：

一體君臣祭祀同，千秋魚水肅高風。故爲先帝虛前席，身後安劉又一功。

詩意自明。「故虛前席」「身後安劉」之說，雖均借用，要未經人道也。

王建墓在新西門外，舊曰撫琴台。以掘防空壕始發現此墓門之一角，且得玉冊等事。余在渝見報傳，卽爲歎動。至蓉首注此游，乃初聞玉冊疏散在鄉，墓道有司管理者，非預洽不得入。有古物保管會委員慨任洽詢之責，乃久久無復，遂忽忽遺之。及定返渝之期前夕，偶憶及之，與三兄及屢行朱閻生協理沈羹梅兄諸人商決，遷往一行。倉卒間趨其地，司機者亦初至蓉，同人皆不識途，多方問道，久始得之。烈日行田塍中，登阜。又不幸適爲星期，司輪者不在。有某君導至墓道前門，正在發掘之中。門圍皆現，但未開。前有水池，板面過。導者云：此爲正門。前廣開爲墓後，有御案一，已傾欹。玉冊在案，又有一石像淤泥壅塞，尙未見棺也。撫琴台僅一高阜，初不見墓跡，前後叢葬極多，當時規模不可見。詢以有石人石馬華表儀飾痕迹否？言距此里許外有之，意者當屬此耳。略知輪廓，遂辭歸。導者再三致歉意，約明日更往，可入內一觀，知不可能也。欲速不達，求

全反誤，天下事往往如此。

工部草堂，與青羊宮及二仙菴相近，亦在新西門外。聞爲陸軍大學所在地，常人不易輕入。民間稱之曰草堂寺。初頗異之，至則果草堂寺，傳齊梁時立此廟，但無可稽，此則清康熙間重建耳，殿宇甚宏。至衛兵司令室投刺，知容自中央來，不拒。乃自入覽。佛殿而外，建校舍講堂甚多。左進見壁間碎琉璃嵌砌「草堂」字樣。其間院子甚曠，古木森森。得人指示，過一小橋，有通屋三楹，僅若民間通常之廳事。中祀工部像，左黃魯直，右陸放翁，像前並置官銜神位。左右廊有題詩刻石，右壁鑄有草堂圖。曲檻迴廊，與此不侔。趨聯則均爲陸大現賞事新製，無復舊存。此時僅余二人獨對三詩人像，俯仰古今，百感交集，徘徊久之，飄然獨出。遇某君，詢路，操北音而自言爲隰陽人。茲肄業陸大，任某班長。隰陽與武進前同屬常州，知爲同鄉，乃有他鄉故知之感。況在戰事流離之中，益見親切。乃導游各處，入宿舍，示牆砌碑刻及浣花夫人像，龕外以幕障之，洞黑不可見。某君送出寺門，方別去。謂亦抗戰後自滬轉隰入後方者，且中學時讀書北平，故所操爲國語，誠慇懃後可喜，固知後輩青年中希望甚多，亦可慰也。惜忘其姓字矣，書之以志余過。謂草堂詩云：

垂涕而來拜草堂，悲翁淒咽勝滄陽！京華東望胡塵裏，說與先生也斷腸。

所謂浣花夫人者，據成都通鑑載：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命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清人何禮萌作浣花

草堂志云：唐冀國夫人，本姓任，任媼嘗禱於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九日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澆，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地爲百花潭云。工部草堂旣宅此。故有詩云：「萬里橋邊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又云「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此澆花夫人與工部草堂之一段結合沿革也。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蜀人多游宴於此，謂之澆花日，亦謂此。」夫人塑像旣不可見，爲之悵惘。有額云，「筵室英雄」。不知何人所題？造語奇拙，曰「筵室」，曰「雄」殆男妾乎？爲之失笑。

薛濤井在東門外望江樓，過萬年橋，疑卽萬里橋也。蜀中之橋，在江面較闊處，橋身稍長者，卽有頂欄，如長廊，且懸匾額，中設茶座，爲行人休憩之所。於此爲始見，前所未睹也。薛井地濱大江，院落廣袤。大門署曰成都市郊外第一公園。內甚曲折，屋宇複邃，叢竹猗猗。入門不數步卽見一井，石欄四周，甃以石砌，製作甚古，井旁有碑，嵌入牆垣，大書曰薛濤井。中有餐館，茶座尤多，皆以薛濤井水爲號召。其中建築最大，外可望江，有樓翼然者，卽望江樓也。有小池，曲徑，而顯其門曰枇杷門巷。倚角一亭，位於太湖石畔亦有左右修竹，叢翠環繞者，則曰吟詩樓。皆取當時薛居名稱署之，係清光緒間伍崧生葉燮生重建而馬長鄉者所佈置。木刻楹聯，隨處皆是，以清中葉名人如何貞老輩居多，未暇筆錄。設小肆一，售洪度集，及薛濤像。集爲貴筑陳矩所輯，陳循儒，居黎雍齋日使幕府甚久，博雅淹通，所收自極精審。而其中十離詩，贈元微之者則唐人說

晉王侯定撫言中；載係浙東薛秀才贈元之作，其詞云：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因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驛，竹離亭，鏡離臺，……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杯，洞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其說絕無可疑，不免李代桃僵。又謂得罪於元，以此求續前好，尤重誣洪度矣。肆中售各種拓片，有程帖而署其款曰：「薛濤親書」，亦令人啼笑不得也。

第一次游薛濤井歸，有友告余：「此井亦後人所爲。另有薛濤墓在望江樓後一二里許，墓前有枯井，幾不可見者，則真薛濤井也。」決再訪之。至五月十一日爲夏正四月八日，俗傳佛生之日，居民有放生大會。乃與家兄及沈羹梅兄同往。人山人海，車過萬年橋即不可行。步而往。至則望江樓以及公園各部，皆坐無隙地。炎日當空，汗出如瀉。二兄及羹兄，留園內。余獨鼓勇行墟墓間，數間始得之。荒塚矗立，高大逾於他墓。墓前有碑，隸書署曰：「唐西川校書薛洪度之墓」。碑陰畧修葺年月及緣起，則清光緒間沈壽榕所記。子能虎，亦有附識，謂碑字猶仍段文昌之舊云。全唐詩小傳，濤年七十五，卒於成都，段文昌爲製墓志，其文不傳。墓去井里許，在民舍旁。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今惟修竹，不見桃花矣。墓前數十步，轉角處果有古井。以石投之，水聲琤然。然無闌，構造規模，亦不及前井遠甚。如傳所云去井里許，則亦以前井爲當也。二兄等更欲余導往。出公園後門，行田塍間，迷失道，幸得達，及暮方歸。爲一絕云：

萬里橋邊弔薛濤，錦江春色久蕭條。登牋我亦同主者，不及芳名千古標。
蓋余於十八九年間，督製故宮牆紙多種，頗風行一時。憶袁子才「後人知有蘇小而不知有我輩」之說，故有後二語以之解嘲耳。

華西瑤以華西大學而成名，為蓉城之「大學交民卷」，所有南北兩都後退之大學，既無不集中於此。華西大學復為川中唯一之教會大學，精戰以遠，聲聞益顯。此地名亦更膾炙人口。余以兩週教育廳郭廳長有守宅，至此。第一次訪郭不遇。因纒過華西大學，周行若干場所。時已傍晚，負責者皆散去。亦不願擾攘，故未覓導。而全校外景，固已在目。屋宇整潔，環境優美，夕陽在地，綠樹成蔭。男女同學，或羣或雙，極盡開適之致。果與渝都各校迥不相侔。校對面有廣益精舍，所範亦廣。半為廣場，道旁花樹鬱茂，或為球場運動之所。另一半則西式樓居若干棟，為教職員宿舍。郭所居，即其一也。並極清幽，一洗戰時塵氛。於是曩居燕都，所見各大學情況，不禁歷歷來潮。更憶二十六年七七以前，余在首都謁兩女姪於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大。時女大方新建，富麗喬皇，聲飛翼舉，以西方構造方式為其內涵，而貌以東方宮殿色澤。曾幾何時，將成何狀？他且勿論。偶蜀中不覺淚盈於睫。亟出門，驅車而歸。再佳則以長憶胡廳長次威與郭君公宴於其宅也。

五 書畫公展

余此次至蓉帶拙作書畫不及百幀，於五月五日預展於提督西街熊志韜兄所主持之裕豐銀號。自次日至九日則公展於少城之四川美術協會，一時蓉城書畫名流，及軍政商界巨子咸集。蓉城文化爲蜀中頂點，承教者自多具眼。一時書畫名宿及鑑賞收藏家如芮敬子、林君墨、謝無量、羅文謨、向仙喬、余中英、李壬甫、楊孝慈、高藻庭、江梵衆、黃希辰、張采芹、姜鶴笙諸君子，或本舊識，或爲傾蓋，咸得獲教至多。深以爲幸。

敬于先生寵以詩章，錄之如左：

矯矯吳夫子，吾鄉美風靡。來穿巫峽上，快晤錦江濱。綠水紅蓮客，驚才絕藝人。宗風真似舅，無忌是前身。（原註：君爲武進莊思潛，思絨先生之甥，書畫獨傳衣鉢。）

毘陵清淑地，累代萃人文。沈憚流風歇，孤魔異術紛。迴瀾資一柱，護法仗吾軍。橫數當時彥，鼓旗應屬君。

鴻寶不能秘，搜來屢欲知。淋漓房障濕，徘徊黍苗思。春草添離緒，秋霜點鬢絲。盛名青眼在，曹霸未應悲。（原註：徘徊以下三句並用君圖畫中意）

趨教謀兄則三十年舊雨，同客故都，當時之耄屐少年也。今則萬里征塵，相看老大。故亦有詩相贈：

燕市春燈舊夢遙，益都萍聚鬢俱凋。關山馬跡才人老，風雨雞鳴壯志消。積習未除餘翰墨，故交追憶半雲霄。（原註：謂思緘李略講丈已下世。）相逢莫歎儒冠誤，畫史輸君姓字標。

他鄉故知，敬于則傾蓋如故，（余至蓉卽以仰敬于先生之名往訪，然以爲川人也。乃一見則承告爲深陽同鄉，相知且在十年以上矣）。敬謀則自首猶新，蓋不勝身世之感矣。至黃希成兄爲之評定甲乙，張明燁兄爲之馳譽官導，商藻庭先生遠道三顧，江梵衆先生扶病臨存，皆不可多得之盛誼。而始終主持其事爲之多方揚挖料量者，則拜壽朋、志韜、汝衡諸兄之賜爲多也。

嗟夫！余從政三十年，遭時鼎革，非無幸遇，偶有建樹，毀輒隨之。報國有心，應變之術。今茲世事如沸，國運旋轉，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乃以書畫末藝自見耶？於諸君子之謬愛虛譽，滋益增其自哀而已，謂之何哉？書此，亦自識其過也。

六 灌縣青城之勝

凡游蓉者，則灌縣與青城自爲必到之地。余固素著此志，而意在得相當伴侶，獨游少與，過衆亦不便。以兩三人最爲理想，初約李汝衡兄，以其夫人亦初至此，彼且有小汽車可借，人數恰好，爲之欣然。而久候不諧，忽又聞蓉灌道中有路劫者，汝衡以爲慮，知其心無必去之志，乃決獨行。中國農民銀行夏副理開明正來坐，謂有專車赴灌縣，即乘之行，時五月二十日也。偕往者，有農行會計某君，開明殷殷囑沿途照料，意至可感。車以十一時行，二時到灌，先過灌農行小憩，至某飯館午餐，某君突指同坐兩少年，謂：「君等不欲往青城乎？盍偕吳先生同行？」乃相介紹，以青城路多一楊慰春，一荷亦豪，皆蓉農行職員，頃外調，將遠行，慕都江堰之名，乘便來一觀。以青城路多轉折，故未決。某君復告以余可得縣府之護，必多便利。蓋行前曾承胡次威廳長電告縣府耳。二君欣然。余亦樂得理想之伴。餐畢，即偕過縣府。縣長沈君實先爲計行程。曰：「茲已三時，今日僅能至天師洞矣。明晨方可游覽，歷上清宮即歸，當在都江堰，二王廟相候也。」並言：「天師洞有唐刻三皇像，幸爲一審定之。」立以電話達當家道人，爲留縣府招待室房間，乃啟行。與夫每人往返八十元，言明在山留宿一日，每乘爲百六十元，達天師洞，已晚七時，與夫言：「平日此時，山門閉矣，距人遠，不易開，則奈何？」余知有備，漫應之，果開候。招待室在廟內，本有兩間，其一有男女二先據之，僅虛其一。有二榻，余獨佔一榻，楊荷二君共一榻。道人出被褥尙清潔，即晚

餐，雖臘肉雞蛋，亦殊豐饌。已昏黑，卽就眠。聞梆梆之聲出叢木中。余意殆知更鳥乎？旋小道士來告：「鳴聲此間特有，曰梆梆鳥，徹夜鳴不絕，猶報更也。」乃知所測不謬。翌日，黎明卽起。當家師易心塋者，出見並親導游。此廟在階大業間創造，始名延慶觀。唐改常道觀，宋名昭慶，今則概稱天師洞。洞景幽邃曲折，有所謂天師試劍石，兩石陡立，中繞如斧劈，梯而下，轉折復上，境極奇，故以名。所謂三皇像者，一伏羲，一神農，一黃帝，皆石製。近始發見，因高置木架上。沈縣長囑其取下相示，似有難色。又訊之，知其石座有款，令拓字可矣。乃頃刻梯而上，拓以示余。文曰：

開元十二年，歲次癸亥，二月廿二日，道士楊悟玄捐貲造像。保佑國泰平安，閭闔清吉。書置乃大額鄭文公，尙有北碑造像之風，其爲唐製無疑。有銀杏，云：唐植。六十圍，鍾乳縈紫，以木欄作闌。闌外布額，香燭遍四周，則土著燒香求福，以媚所謂樹神者。道人云：「迷信旣無法，且有剝樹皮爲藥者，故祇得禁以欄耳。」天師殿前一櫻樹，直竿上忽分兩枝，平衡高聳，謂爲天師手植。實則此接本之木，與北平故宮御花園之連理柏相同，無足異也。石刻數碑，有唐元宗御勅，以其時爲飛赴寺僧侵佔，元宗勅令仍歸道士，爲息僧道之爭者。道人且雕刻其文，後層正加建軒轅殿，一石製黃帝像，以三節麻石合成，頗巨偉，尙未開相。詢以何據？道人言：「當參考各種畫本」，因告以既有唐三皇像，卽以爲據可矣。唯唯而已。謂馮煥章先生建議，令其配祀李聃姜尙以後各道家者流。余允其據南薰殿本爲畫數像，頗欣動。洞周巒嶂層疊，叢翠圍繞，不愧「天下之

幽。晨餐後，道人出紙索書，率爲書一聯。曰：

詞元第五，錦障環千。

又題書一小條，成小詩一絕：

萬里追仙蹟，青城天下幽。山中無甲子，烽火正神州。

擲筆而行。嗣以四百元，再三推，置諸香爐下。乃隨與夫出後門。有徑，極狹，下臨深澗。幸有石欄，纒過人，故不能輿也。五里許，至上清宮。當家者馮姓下山矣。知客某，任招待，出茶葉鹿壽草，各購若干。又索書，寫成語「汲古得修綆，盪胸生層雲」一聯。又寫滄洋筆記青城山市一則與之。上清宮殿宇極簡，且繡裝塑，風景亦較平淡。平時以其高，爲看「日出」及「神燈」之所，必須留宿此間，方能得之。遇雨則休矣。「神燈」蓋木石上燐質之夜光，「日出」則當以大海之涯，尤勝於高山之巔也，吾見之屢矣。懣懣放翁詩宿上清宮云：「永夜寥寥慧上清，下聽萬壑度松聲。星辰頓覺在人近，風雨何曾敗月明」之句，（注云：是夕山下風雨，絕頂月明到曉）頗爲嚮往。而是日乃山上有雨，且爲月之下澆，沈縣長且高漢口之約，無意再留，道人再三相挽，謝之而已。庭下方池一，據青城記載，與地紀勝云：「高臺山上有天池，（在上清宮殿南）晉立上清宮於上，俗謂爲麻姑池，誤矣。」云云。今則偏左廳事，拾級而下，築一方池，池上有碑，人指爲麻姑池，並告余謂近人張君大千所書，余不欲下看，領之而已。遂下山，聽輿人所之。過道觀極多，輿人多以荒廢告。偶過一觀，必欲下，入之，規模極宏，亦有道人出迓，且正與土木，惜忘其名。因知與人

爲節省時力多以此妄客，客亦不省，故人游青城者皆僅至上清宮與天師洞兩處而已。倘異日多暇，至少於春秋佳日作一月之留，庶幾搜訪全景，可略得其概耳。作小詩云：

來不親目出，去不候神燈。行行空翠裏，無異身登雲。

下山，一路至郡江堰，二王廟，景極清幽，四山叢碧，如行畫圖中，而一面臨江，江流浩蕩，湍急如沸，亦如萬馬奔騰，排轟不可名狀。一靜一動，益臻奇妙，真乃如飲醇醪，飄飄欲仙矣。口占五言絕云：

湍急江如沸，雲深境若仙。奔騰來萬馬，澄翠列層巔。

二時，遶二王廟，卽李冰父子廟也，過索橋，正易竹纜，卽所謂索也。每年必一易新者，長里許，平時走輒動搖，但左右有索可扶。今則左右置新纜極高，人中行，僅容足，獨立無所倚，中置木板，多朽腐，時見孔及尺許，有板不絕如縷，下視洪流，失足而墜者，殆矣。與夫置余橋頭，卽奔去。橋長過里許，余行將三分之二，神經突感緊張，呼警扶持而過，又不覺自笑也。入廟，沈縣長已先在，導觀都江堰分水處，爲述水利灌溉之功極詳。蓋郡江在夏禹治水之時，卽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華陽國志載：蜀主魚鳧杜宇決玉壘山以除水患之地。其流域面積，包括灌、崇、寧、郫、溫江、崇慶、雙流、新津、彭、新繁、成都、廣漢、新都、華陽、金堂等十四縣，面積二七八〇方公里。自二千餘年前，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此，（灌口西北，玉壘關外）岷江之中，設分水魚嘴，分引岷江之水爲內外二江，分別支流，以資灌溉。內江之系爲內江、蒲陽河、清白江、

錦水河、柏條河、毘河、府河、走馬河、油子河、徐堰河、柏木河、磨底河、濠陽河。外江之系爲岷江正流，大朗河、江安河、楊柳河、河溝河、泊江河、黑石河、穆家河、龍安河、羊馬河、青陽河、西河，共計總長一、一七〇·九九公里。而岷江發源於萬山中，山高水急，海拔水程在三千公尺間，平均每一華里，水面降下達四公尺。古代岷江正流，卽今之外江下游。沫水爲害，外江沿岸，泛濫成災。其在左卽今之內江，則以水道不暢，頻年患旱。故李冰有鑿於此，遂築大堰，鑿離堆，分水入內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內江田疇，足資灌溉。都江堰成，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自此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號稱陸海。益州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此人定勝天，厥功之偉，不在禹下矣。每年內外江必須分期修浚。外江規定霜降（十月下旬）截流修理。立春（二月上旬）完工開堰。內江則規定立春（二月上旬）截流修理。清明（四月上旬）完工開堰。截流用橋樑（一種三角木叉）。淘挖堤埂用竹籠內砌卵石。護脚用羊圈。（一種方形圓木之架，內填卵石，深入河底以護堤脚者。）均爲一種原始治水之工具，而又利於沙石河床之用者，尤爲經濟便利。數千年來，尙無以改其道。其灌溉田畝面積，據四川省水利局之報告：最近統計內外江，共計二、九九二、六〇〇市畝。該局設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處，在此廟外照壁，詳繪都江流域圖，極明晰有致。望之如肺葉脈張，並錄治水歌訣。其中最著者，則李冰「深淘灘，低作堰」，二語。有冰原置刻石古碑，沈水底。明正德間，盧翊在內江東岸玉壘關山脚下之鳳棲窩掘得之，惜未能一見。又有二口訣曰：「遇灣截角」「逢正抽心」。則淘挖積淤，使河正流

橋之要道也。觀此可知爲民服務者，立業之艱，用力之勤，此僅一端而已，大可爲今日師法，吾人宜猛省也。

索橋以不用一釘鳴奇，而實利方面，自不及木石工程遠甚。僞說以近代建築易之，必較利便迅疾，自切實用多矣。固不必以原始工作爲懼也。沈縣長爲述此橋興建緣始，實由夫婦二人成之，故亦名夫婦橋。此一故事，至足動人，樂爲記之如左：

在某一不能紀年之遙遠時期，以灌口江流激蕩，過渡不易，一般渡頭舟子，時予過客以留難勒索之苦。一士人敏讀江邊，自變身受，殊不能堪，發願獨力謀建一橋，日夜窮思設計，繪圖立說，請於當道，許之。又竭一人手足之力，構成此橋。行人乃得步行而過，稱便多矣。惟兩旁無欄，步履不易，偶有失足者。舟子憤奪其業，控諸官，構成殺人之罪，此士子乃論死。其妻冤痛悲憤而獄不能伸，乃立誓成夫遺志，於機聲燈影下，經若干凄辛時日，即用織機構成一型，補其夫之缺失。用鼠代人，試驗成功。再請於官，成之。後人思念其功，因以夫婦名此橋云。

事雖不經，而衡以名實相副之理，必有因也。可以勵志勸世，則當信其有耳。

沈縣長伴余等周游全廟，上魁星閣，最高頂，可眺全江分水處，全景在目，口誦指畫，滔滔不絕。歷時甚久，在廟便餐，步行返縣府，爲述灌縣此後建設計畫極詳。過伏龍觀，謂有孽龍爲害，李冰伏之於此。其說甚長，亦可寫一節唐人說蒼，茲不復贅。蓋此處山勢陡轉，奇石崔嵬，水洑迴盪，逆流澎湃，舟行至此，不免驚險。觀下一段陀盤石，上繫鐵鍊甚巨，當爲行舟時牽舟或救人

用，遂誤以爲下有孽龍，實以鐵鎖也。一樹盤鬱，其大逾畝，古幹十圍，騰翠若際，天矯非常。枝有入水者，謚之曰龍或差可也。過公園，廣場極大，綠樹濃蔭，一面臨江，風景亦勝。沈縣長謂某年大水，此間皆澤國也。歸城，楊符二君別去。余止宿縣府，留晚餐，沈縣長約縣府數友及浙人流寓此間之李子芳君作陪。李君能詩健談，善相，深夜始去。又與沈縣長談新縣制問題，更出紀念冊並索書畫。爲寫一小詩：

浩蕩都江堰，安瀾繼禹功。青城賢令尹，溯古見高風。

又爲畫蘭一頁，疲勞太甚，信筆不辨紙墨矣。遂寢，已過子夜。

翌晨，原期中央銀行有車返蓉，失望。楊符二君來告，乃決乘票車行。託人代購票，昨夜已由縣府車站預定坐位。聞車六時開，故五時許即別沈縣長到站。楊符二君亦至。候至七時許乃成行。購票人告余言：可乘獅子台，須倍其值爲一百六十元。此余第一次入川乘公路汽車，不解所謂，聽之。及開車，有不相識人導余入座，則與司機人同坐。蓋司機蓋一音之轉耳，不禁失笑。與司機共坐者爲三人。余坐半在炭簍上，以紙及所攜鬮墊之，仍高下不平，左足支持甚苦。乃不得票。初未憶及。至郫縣，距蓉僅一站矣。忽在車窗入一手，持票與余，乃覺。取視之，則自郫至蓉者，票值三十元有零耳，始知身爲「黃魚」。無可如何，自笑多一履歷，亦足珍也。十時，乃抵蓉，時爲五月二十二日。

七 仁壽之行

吳君大猷，與吾兄祖光同受業於南海陳鐸士先生之門。鐸士先生於二十五年創設農本局，約余贊其事，並以大猷爲四川倉庫主任。余入川已與鐸士先生同離農本局矣。大猷來晤，傾蓋如故。鐸士先生不幸殉職於金水農場。大猷與余，均居渝市。以爲鐸士先生安置眷屬，及身後公私瑣事，故往還益密。茲大猷任仁壽縣長已逾三年有半。余既奉命研考新縣制現狀，思得與縣長相稔較深，可得真切之見聞者，宜莫大猷若。仁壽且距蓉密邇，故思往一行。以書抵大猷。大猷即遣人來迎。初以省垣諸務未竟，不果。及自青城還，適大猷又託其友牟君秋帆來邀。牟君則正以督催徵糧將往其地也。遂約於二十五日行。

是日，清晨，有微雨。余已遷居春熙路中國農民銀行。秋帆來告；以赴仁壽中途橋梁斷，汽車不能開。乃以人力車行。中途打尖兩次，進飲食。下午三時至籍田舖，計一百零五里，易滑竿行。三十五里至清水舖宿。

清水舖旅店，第一進爲茶座，敞對大道，不留宿者亦可小憩，或進餐，所謂打尖也。門口懸一兩面用紅紙糊之長方燈籠，橫懸若額，書某某旅店，兩端或更加「雞鳴早看天」等名句，有正中加大匾書某氏總祠者。以沿途所見形式相類者比比，大概均爲某姓家祠兼營之業。入第二進，則爲一縱長橫短之天井，兩廊爲臥室。居中之室爲正房，爲最上等。室中設相對兩床，中置小桌。余與秋

輒卽居此室。懸舊式布帳，從役卽將所携床褥鋪就，未見原設。余不帶被，秋帆因以所有見讓，却之不可。彼則用旅店中襪被，且向索枕，則出一舊式兩端彩繡之枕。秋帆見告謂有桂花油味甚濃。一燈熒然，燃菜油。十九世紀旅行況味，盡聞先輩偶爾談及，彷彿似之。不圖此生退作古人，亦復可喜。外表尙整潔，亦姑安之。有副鎮長者來與秋帆談徵糧事，瓜皮小帽，年事尙少，而人情似甚繃達。貌不腴，少血色，而意頗閒逸，當地紳糧之子姪輩也。有殷勤留客勾留中道之意。謝之乃去。夜寐極安。二十六晨五時卽發，至楊柳鄉十五里，進早餐。司堂僮之役爲一十五有餘之女郎，周旋食客兩廳數十桌上下城鄉人中，唱報照料，條理井然，容貌佚麗，而目不斜視，布衣整潔，神態不凡。秋帆驚爲風塵中奇跡。及離去，中道聽與人之言，亦議此女者。始知有目共賞，不禁生「天涯何處無芳草」之感。又三十里至分水舖打尖。自分水舖至縣城二十里，正午卽達。計此道每人車價百五十元，滑竿價二百五十元，以十九世紀鄉村旅行風味，二百倍現代交通工具之值而得之，奇矣。

離縣城八里許，過一廣場，遠見豐碑屹立道右，其數爲三。下輿審視，則首見虞忠肅公允文神道碑。中爲宋狀元何栗。最末則殉縣城之知縣事某。立碑者，署名爲清臧豐間知仁壽縣事毗陵莊定安，兩端有碑坊各一，其一卽莊公德政坊也。莊氏爲余外家，而入界下輿，首睹此蹟，則茲行殆亦前定耶？

六嶽伉儷見余至，欣然出迎。正值瓜代極忙而款待周至，儀情兩深，可感也。縣府高居山頂，

下臨寢舍，一覽入望，而無城垣，景殊奇特。聞此間產蟹，且爲江南之種，昔有江南人官此携至。有清乾隆間碑記。且有黃纓瓢黃花紫蟹圖，刻石，畧款似爲乾隆五十一年也。聞刻已上市，頗動宋頤。大猷夫人爲致之，詢食法，以白煮告之。茲方夏正四月，蟹尙無毛。壳直徑二寸耳，自未至成熟之候，亦無黃花可對。大猷夫人乃令采菊葉助盪洗。抗戰六年，深念吾鄉勝坊玉面蟹及平津道上楊柳青產蟹風味，亦聊慰尊鱸之思耳。以余在蓉城偶蹟傷胸，尙感微痛，又出虎骨酒爲佐，爲之霍然。亦足快也。成一詩：

六年不復更持螯，今日居然解鬱陶。四月清和苗未秀，九秋風物味先叨。橫行不覺思頑寇，細嚼真能饜老饕。三百年前傳逸韻，黃花紫蟹託深豪。

余來時預計作三日留，連日求書者紛至，地方士紳及縣臨時參議會縣黨部諸君，皆來談。大猷謂欲開一歡迎會，再三辭之，不可。余欲往謁虞忠肅墓，亦未到此以前之志願。大猷爲定於二十九日同往。其時適有坎拿大人黃思禮者，原在蓉設一移童學校（譯音）以避空襲，自蓉移此。（校中全數爲英美僑童。）茲以生活過高，欲移北印度。黃善油畫，欲并其所有出售。大猷則囑余出所携畫，及到此書件，與黃作同開一公展。乃於二十八日於縣立圖書館爲此間空前之舉。觀者絡繹。

二十九日晨，乃與大猷秋帆及縣黨部書記長史君述堯鄉紳陳趾祥林次棠兩君，同謁虞忠肅墓。史君華陽人，曾與祖光共事於國立戲劇學校，精幹有爲，亦才子也。虞墓離縣城二十餘里，曰虞家塲。塲內並無虞姓後裔，謂已流寓浙之甯屬云。墓址本宏，祠壙猶存，墓前饗餼皆祀，翁仲則身首

異處，舊碑已蝕，不見一字。清人爲立一碑，署曰：「宋故丞相虞忠肅公允文之墓」。後一墓，則相傳爲公之祖妣，絜無可考。余等事前由大猷令守墳者，預備以隻雞斗酒，豚蹄香燭致祭，且鳴爆竹。徘徊憑弔，無限感愴。卽就墓後進餐，相與議興建之策。余謂忠肅采石拒金，爲文人領兵有功民族之不可多得者。清爲女真之後，尙不廢春秋之祭（清代列入祀典）。而謂民國可忽視乎？尤其在抗戰拒敵之時，仁壽不乏財富，且多領兵巨室，發揚光大，以樹楷模，所費無多，此地方士紳之責也。諸君皆以爲然。大猷囑爲題記，補此沒字之碑。諸君咸德慮之，乃卽席爲占二十八字。

肅對先生墓草萋，欲言無語意支離。英靈千古瞻如在，不盡低徊采石磯。

並加跋語云：
在神聖抗戰之第六年，卽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余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命，由渝都至蓉，與川省府諮商新縣制之研進，便謁虞忠肅公墓於仁壽，時吾宗大猷邑令，長斯縣者三年又六月矣。適屆瓜期，以隻雞斗酒，同來展拜。東望京華，烽火瀾漫，距金陵之淪於倭寇者忽亦六稔。撫今追昔，相與歎歎。知公之英靈，當長護采石磯頭，以俟收京也。因賦二十八字寄意。大猷正與地方紳耆商葺荒蕪，以申景慕，囑爲書之，俾勿忘斯行也。同謁者：南州吳大猷，華陽史述堯，富順牟秋帆，仁壽陳趾祥，林次棠。武進吳瀛記。

翌日，大猷出紙求爲書符勒石。全縣士紳約宴於臨參會，席間此詩，已紛傳矣。

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許，全縣各機關及全體士紳提前舉行聯合國日爲移童學校祖餞，同時爲余

之歡迎會於圖書館，大猷主席，關係者各有演詞，而翻譯人爲老於仁壽之某牧師，舉措多有輕視中國之習，演說時亦以此牧師爲舌人，大猷致詞時，遂譯已多不洽。及此館長，更不令發一詞，爲之代言而罷。舌人奪主，前所未見。嗣乃知此館長亦教會中人，殆此牧師之學生也。余處賓位，忍之而已。會後有音樂餘興，聚餐攝景而散，學童數十人，整潔活潑可愛，同時有本地兒童廣集來觀，相形之下，亦令人汗顏也。嗚呼！奈何！

仁壽臨時參議會議長謝君碧暉年逾五旬，曾任鶴爲等縣縣長多年，一老練穩重之士，與余談新縣制問題甚多。所談共同意見大致如下：制度問題較少，且民治必須經此階段，自無可議。臨委會以初由縣省府提出人選，故能與縣府合作者較多。利弊且不論，就目前狀況，似亦非此不可。但民衆教育與民治相距過遠，故各級民治機構，如鄉鎮民代表大會，保民大會等等名義，雖皆成立，實則一般人民，多不知其意義所在，且亦了無興趣。非有若干時期之教育薰陶，不足爲功。故一切縣政以下民治機構，及新縣制重要設施；如土地陳報，與清丈，鄉鎮造產與田賦，整理清查戶口與異動登記，在在均感人財力之不敷，而歸根之癥結，皆在教育。以言教育，據告，新縣制規定一保一小學，倘必須做到，非特師資成問題，即學生亦難招致。此一問題之嚴重，誠難設想，新縣制主張政教合一，必全鄉鎮保長兼長小學，非特繁冗不能兼任，實則能力資格，多不足以副之。故現已改定以專任爲原則。此項實驗，已歸失敗矣。謝議長又特提出一點；謂仁壽舊制，各鄉鎮小學經費，自籌自給，故富有之鄉鎮則小學亦較完善。自新縣制統籌統配而後，富有之鄉鎮，不欲以本鄉財力

他分，較前縮減甚多，於是低劣者未見進步，而完善者無不退化。且自各鄉學校經費統籌解縣，更統籌分配，由校具領，一解一領，銷耗周折，自不待言。目下交通不易，川旅之費，往往與所領不相上下，或且過之。延宕停頓，尤爲常事。僅一小學而已，此些須問題，已令人眉皺。他何言哉？因囑根據新縣制法令，逐項爲一檢討寄眎，承諾而別。

大猷預備交卸，其眷屬定六月一日返省。余與秋帆亦定是日同行。路程例爲二日，余意一日可達，免中途止宿。來時秋帆捫得一虱於其衣襟，此尤可懼。故與秋帆決作一日程，隨一僕，晚九時始達蓉。有微雨，幸免酷暑。乃行于於黑暗中，行郊外無人之境，幾兩小時許，秋帆之從，雖携有武器，而做車歧路，心頗惴惴耳。

中途未出仁壽境時，忽遇前開會時之某牧師，獨御自行車，自蓉歸來。秋帆謂我：此彼往蓉爲該校接洽專車，成功而歸，極稱其服務精神之可佩。及傍晚，余等車入華陽境，則彼校專用之汽車，停阻途次，蓋機件或輪胎損矣，未知伊誰之過？於是我輩以人力之超邁又直越橫機之方而前，回顧此一羣黃髮碧眼之童稚，困集公路，不知今夜河止，余思緒乃不斷爲所激盪，於此人此事，徬徨不得結論。要之：卑視吾族，忠於所務，鄙野而僻學套，可爲概論。吾人見人之短亦自知其短，且不沒彼所長。「絕山之石，可以致錯」。或自勵之一道歟？

余尙未赴仁壽以前，聞家兄意，農行同人自滄陵老，以朱閔生協理爲領導，將有川北各縣之游，詢余欲加入否？義兄弟德慈之，余正以謀多識新縣制，謀歷各縣，但以仁壽之行，已有成議，似須先往，告之。朱先生願相候，乃決參加。及自仁返，休三日，於六月四日成行。家兄以留醫治疾，不往。同行者，朱先生及其女公子，義兄及蓉行副理查君石村，查鄂人，青年俊秀之士，何雪竹先生之東床，曾留美，習於現代西方式之生活者。以義兄之鼓勵，一試東方廿八世紀之旅行，已甚不凡矣。用農民銀行旅行車，并司機鑿姓，引導馮姓，共爲七人。塞湘人樸質耐勞，個性極強，勇於任事，於此十餘縣之山道長征，獨負艱鉅之任，與現下一般司機者異，亦足紀也。

是日，晨八時出發，過西門外汽車檢査站，塞司機與站中執事者，乃謂資格有問題。義梅兄下車親與交涉，始放專行，而封塞之司機執照，給臨時證而行，爲延誤三小時許，士時抵新都。蔥有名之桂湖公園，卽新都公園，楊升庵先生祠也。園址極廣，楊祠爲其一部分，桂樹成林，存太至合抱着，惜非其時，而荷花盛開，亭亭無際。余等皆久游南北兩都者，不禁同有北海後湖之憶，因就湖濱茶座小憩，清風徐來，幽香頻送，流連極久。繼至寶光寺，一部分亦爲軍事學校，可見規模之大，殿宇崇曠，佔地尤廣。專任招待僧，方面尤耳，高視闊步，不啻其方丈也。導余等歷大殿，塑像較少，而多以畫像代。其最誇張者，爲清代僧竹禪書畫，兩壁以丈二紙十幀拼成，可謂巨製，

而書畫皆惡濁。其餘十八應真等像，亦多此君之作。竹禪，鄂人，大約行脚甚遠，曩在北都僅地攤上可見其畫，不登大雅，入蜀之後，閩士大夫有言竹禪畫者，大異之，今乃知其濶藉在此也。有羅漢堂五百塑像，同人有作數羅漢之戲者，僧笑言數得之相，即謂「予以裝金」，意在捐募，極見機巧。竹於運縣里許，深菁發翠，各廟所無，僧又導觀楠林，參天合抱，不知其紀。傳兩樹交枝處，皆留一線如剪裁，無一相犯，驗之良是。僧言：駐軍以來，下爲操場，地平踏實，水分不入，上爲煙燎，動兆焚如，傷死不少，言下極致歎惋。余謂可以婉告。答稱：主持者知之，且亦早通款曲，相度極得，但便而習之，無如何也。言婉而有致。余因戲謂同人：此僧可做縣長，直送至大門，贈以茶資若干。朱先生又出白金爲所數羅漢香火資，點綴「裝金之譜」也。和南笑受而去。當時同人於桂湖廡多留戀，決歸途再作一度遊憩，屆時並謁地方官談公事，茲且勿援。乃逕開車前行。過廣漢經武侯入陣圖故蹟，此所謂岸八陣，則數十土丘，排列縱橫，無異纍纍荒塚，盡頭處有砌入屋宇牆下者，黃土覆覆，草木不生，約略數之，得七八十堆，據傳：「數之永不能盡，不可發掘，動有災異。」又云：曾有掘其一者，得五銖錢不少，當以後說爲是。瀕其地，有武侯廟，亦混入佛氏神像，有碑，明代所立。文意大致：在保護古跡，禁止毀損，而指出其數爲七十有一。其左後有一碑，則楊升庵先生撰書，書法古拙樸茂，文不復憶矣。以余意度之；此纍纍者，決不神奇，至多爲當時練兵示進退掩護之用者，否則僅爲一批叢葬，亦未可知，欲窮其奇，似不妨發其一二也。爲平均路程，酌留若干地點爲歸途下車計。過德陽羅江均未停頓。約午後五時，遂抵縣陽。

縣陽城市不大，尙整潔可喜。中農中央兩行相距甚近，同人分寓兩處，中央自建行舍，有客房尤清潔。余及朱先生羹兄宿此。舉行同人，盛筵款待，備極豐腆，兼具鬚掌及魚，我輩未忘戰都印象，受之尤感慷慨。余於到達時先託農行主任秦君達誠轉致縣長，同時往訪。達誠因同時東約之，縣長楊君得約即來，同入座，席間談新縣制問題極詳，楊君於中央訓練團受訓後，出任縣長，自他縣新調至此，雖於本縣情況尙未深悉，而一般事例，固甚瞭然也。夜同人與秦主任談游程，以農行水利貸款關係，須參觀彰明上清堰之隴西渠及女兒堰，並游江油縣之中壩，及其他著名之資圖山，約七日返縣陽，適爲夏正重五，訂在縣陽同進蒲觴。

五日，清晨七時即行，過彰明界參觀農行貸款之兩堰，工程師王君及近行所派會計某君同行，有加高新堰，爲水道加建橋樑者，有堵塞舊道改建新道者，時已至需水時期，農民需求灌溉之切，可於種種動作中見之。聞有某處以新舊道未能銜接，灌溉愆期，致將工程師毆辱憤事，反之，則感戴之情，較任何德政爲有效。吾國以農立國，此固爲改者所應念茲在茲者也。

午間抵江油之中壩場，有合作金庫，經理談君光耀，蘇之吳縣人，在家兄爲吳縣縣長時，曾爲屬官，見余乃誤爲家兄，朱先生亟爲辨明，相與大噱。談君又言：此間有彌霧山，風景佳宜先往。乃於午餐後，以滑竿先抵此山。談君及金庫外勤陳君永溥同行，止山之極樂寺。寺外林木森鬱，頗幽秀，遠山一角，形態峭麗，此外無可觀。朱先生及羹兄皆謂有人告以此間有石燕出，石燕齧飛，必欲一觀。僧人謂：雨後可得。訊石燕山之名，則惴惴不得要領，因無可他往，遂相與坐聽事談。

天。一老僧相陪。早眠，備次日早行，有以觀霧相期者，笑告以吾等自霧都來，此間之霧，小巫之於大巫也，或避而矣。

六日，晨起，甫黎明先出寺周遊一過，果無霧。羹妣亟以石燕詢僧人，小沙彌爭以所藏出脈，則蛤蜊化石耳，何以言飛，名實不侔，乃如此。各取其二，以卅元酬之。小沙彌喜出望外，有人謂藥肆中可得之，價廉甚，信乎？

離極樂寺登輿，至資圍山。仍須過中壩，在一茶座小憩，亦兼旅店，大致情狀，與仁壽途中無殊。江油縣政府一秘書趙君者來，言江油縣長杜鰲，平武縣長張一之，彰明縣長王文彝，以防軍駐紮供應問題，集中壩會談。因囑代達即晚晤見。一面並轉江油縣臨時參議會議長龔君達意，遂徑發資圍山。山石礮礮，曲徑盤灣，頗不易行。余所乘滑杆用輿夫三人，望之頗健碩，而安步遲頓，他輿直越以前，同游皆笑而過。余坐顧山景，亦殊不以爲意。聽輿人之言；其一曰：「今端午節矣，人家過節，我輩過劫，豈不可慘！」其二曰：「不然，汝太不知足，今日是何世界，人有朝晚不知死所者，我輩有吃有喝還有抽，高人一等矣。」又其一曰：「汝言甚是。」余亦奇之，以爲此輩方能作此見道之語。因戲詢以須抽幾口，曰：「兩三口耳，其值則卅元。」曰：「一錢乎？」彼大笑曰：「先生外行，一錢三四十口矣。」余亦大笑。行經一羊腸，須步行，過峭壁，景殊幽，而攀援不易，挽而上。前輿皆不見，僅余與羹妣二人而已。入後門，登樓至一廳事，明窗一列，遠望巖碧，甚可人意。甫坐定而前行者方來，訝余等乃先至，蓋捷徑也。知彼等由大門入，寺名曰雲崖，資圍

者，則唐時一仙人，所傳爲道家事，亦佛徒撰而有之。有竇圖記事碑。左偏殿有所謂飛天藏者，木製轉輪，四週刻天堂神佛之像，可以人力推動，繞中軸旋轉，人物雕製作風良古，惜太高，目力不及，光線亦不佳，無法諦視。粘紅紙浮籤極多，有書宋明年號者，不能測審，不知何意也。謝無量先生爲文考證斷爲唐造，刻於殿廊。後爲圍羅十殿，殿後以鐵索繫至窗外，達另一山頂，入魯班殿。又折另一嶺巔，亦有一小廟，索長各幾丈，下臨數尋，每節鑿環，寬二尺許長約一尺，適可置一足，稍高處，另有一索，可扶手。廟中沙彌以走索博香火資，一手扶索，一手執香燭踏索而過。先達魯班殿插香燭一半，又過另一嶺巔插完而返。乃可用兩手側身扶索，但有風，索上下盪漾，衣亦飄飛，虛卷褻及索，則仍騰出一手擦衣而行，無難色，習有素也。同去之陳君永溥云：「曾試行，及五分之一，不能更進，而罷。」僧復導游後山，有峰中開，類青城之試劍石，峭壁大書別有天三字，則某時駐軍某所爲，有唐柏，已無皮枯死，下培黃土，尙有縣府保存告示。僧云：「二十六年時此柏示夢居民，謂有時疫流行，服其皮可愈。已而果然，乃皮盡而死。以土培之，亦縣府令，然不復生也。余笑謂：縣府保護告示，不免晚矣。允爲留一圖題云；

圖山有唐柏，古幹貞森森。如何傳神異？轉以戕其生。「膏以明自煎，象以齒自焚」。

或者如來法，投虎自捨身。大愚或大智，世見原難明。吾意亦惆恍，寫此留其真。

在蘆雲寺午餐，時縣府來電話謂：各縣長當於歸中場時過談。憲議長則以病在水竹居，歸途請便訪之。餐畢，小休。仍原輿下山。輿行如飛，至險峻處，同游者均下乘。余亦願下。輿人前肩者

不願，曰：「行耳，如此道，乃欲乘者下與耶？上山時，彼輩以吾與獨後，有譏笑之色，不知某等走松潘道上，千里以上之長程，日行百十里，初不作氣，後亦不竭，始終如一，所貴在此，豈爭一時短長者？彼輩乳臭，安知之。此等山道如行平地，茲小試以示之耳。」遂一氣數里，直至水邊，隨行一人，數欲與之換肩，皆搖首不願以示其勇。此一段表示與前上山時一番議論，皆有獨到之見。內涵哲理，求之士大夫中亦不可多得，況在輿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禮失而求諸野」，古人不我欺也！

五時許，先抵水竹居訪憲君。朱協理葢亦繼至，居三面環水，叢篠繞之，境殊清幽。據云：紅軍入川在此屠戮極衆。憲愛其景，清除而下居焉。主人字幼樵，父以復仇得爲清鄉司令，父歿，兄弟皆繼其業。幼樵並一任某縣長。

又任川省臨參會議員，歸任縣臨時參議會議長，貌清癯，頗儒雅，自言有肺疾，故居此養河。與談新縣制問題，其詞冷峻有條理，曰：「人力財力不足而外，一最大之問題，則貪污成風也。如何養廉？如何教育？萬宗歸一，仍以後者爲重。」因舉仁壽謝議長所言，經費統籌統配問題質之。則曰：「從舊制自給，是開倒車，似不可能。惟有縣預算多列預備費，不足者多予補助。此間議會曾有建議，並經省府核准。但府又加以補充，須經某種民意機構通過云云。則又增一虛文而已。其流弊亦可多一留礙也。」又與朱協理等雜談水利事項，所言皆冷靜親切，以時過促，約以書面開具意見而別。

返中壩，已近黃昏。乃由金庫通知三縣長，先後聯袂而至。並偕江油第二區區長門庶威，教廳視導主任白明敬同來。在談經理寓舍坐談。彭明縣王縣長於管、教、養、衛四點，皆有明切報告，剴切詳明，其人甚有條理，語多慨惋。平武張縣長，則地處邊區，情勢少殊，其人則較於世故爲深者。江油杜縣長則在川軍人改官，一望而知，時事當有果斷門區長卽中壩區長，與白視導主任，唯唯無所言，或以地位關係也。談經理言門治事極能，爲杜縣長同學，約亦一流人。余仍示以所求，並提出教育方面所研詢各點，談至深夜，仍以書面叮囑而別。

翌日，晨起，朱協理再往參觀上清壩。余與羹兄及談經理，則同赴三縣長在區署之便餐。至則王縣長已返彰明，以新調任亟須交代也。張杜兩縣長及門區長同爲主人。晤省立農場吳場長勸先，謂：「十年前舊相識。」余記憶力至弱，固極面善也。慚歎而已。少談，別去。張縣長席間談平武夷俗，頗多異聞。其地有土司，乃江蘇之江北籍。清乾隆時其祖先以武功鎮其地，爲土同知，今則屬於平武爲一鎮，世襲至今，亦城居，生活仍與內地人同。號令仍用清代有滿文之印信。易則失效，迄猶沿而不能改也。餐畢，在公園小憩，返金庫，有鄉人董老來晤，七十許老人，自述身世，知與余家有遠親，抗戰後，轉輾來此避地，以有子務服此間中行，又將他調。聞有故鄉客來，特走訪，並言清季服官鄂省，則余家亦正在鄂。兩目以憂瘁而瞽，深以不能生還故土爲慮，乃爲壯語慰之。神色頗舒，將登車矣，乃殷勤話別而去。離亂中高里他鄉，遇白頭父老，作淒愴語相對，殊難爲懷耳。車四時離中壩，渡口有太白祠，訪之。祠內皆清乾隆時碑記題詩，有傾圮者。太白塑像貌清癯

白簷，工極尋常。屋僅三間兩楹，外層設一小學，院內右側一古松，亭亭有致，以是日重五，祠中人均往觀龍舟矣。僅一學童可啟閉伏案攻讀，嘉其勤奮，慰之而行，太白以不羈才，承元宗殊寵，清平一調，流豔千古。貴妃捧硯，不以爲忤，力士脫靴，乃終生爲所箝制。「天生我才必有用，」縱有小人扼其一端，而身後之千秋百若也。人貴自適其性，亦復何患。若以世俗論點斷之，則畢生際遇，鬱辱升沈爲此一事所左右者甚大，抑亦奇矣。口占一詩：

當代仙才百世師，風流磊落磻人思。清平一調真奇絕，榮辱升沈概系之。
當日仍返抵縣陽，止焉。

入日，酷暑不可耐，因留縣陽小休。中交兩行約午餐，下午邊縣陽城外五里許，訪子雲亭，初以爲陋室銘中所謂「西蜀子雲亭」者，真乃在此。至其地，乃知道廟中建之以爲點綴，藉爲招徠游人之地耳。寺清代乾隆時建，門外有樂臺，僅存鐵柱空架，然以此可知其規模。門口塑子雲像，工既粗劣，僅佔一角地，簡陋若土地祠，果本陋室銘意所建歟？入處闕無一人，空屋數楹而已。

與毗連處，更有一寺，亦殘敝不堪。牆頭大書某某古觀，茲乃忘之。則殿宇嵯峨，塑像精奇，色澤亦古董可喜。雖毀損不少，而完整者尙多。亦空洞不見人跡。華嚴宏偉，大足流連。余因笑謂同游，大有「住持此寺不復入城」之念。據聞：川中內地，赤運而還，此等廟觀正復不少。以與渝地相較，一家十餘口，塾居一室，尙有覲覲爭奪視爲奇貨者，若得居此，則此間至樂，何戀戀室家爲哉？同人雖不謂然，亦無以難也。

兩築之間，巨石巍巍，古木矗立，姿態奇逸。有最風負巨碑，石製渾樸拙茂，古趣盎然。其方向與兩寺，均不相涉，有知縣事者某，題爲蔣琬墓碑，識云：「原有古文字，不可辨，磨去之。」以蜀志琬傳，鐫碑前後皆滿，以爲得計。不知琬墓距此里許，可以望見，非特另有碑碣，華表，及人馬儀飾之迹，卽方向亦絕不相同。豈有墓碑在此之理？可謂不思之甚！琬傳自有史載，知琬者有史可讀，何必鑄此？而乃磨滅古文，毀損名蹟，鑄此大錯，可痛恨也。

更前行山麓間，頗整頓不易步履，失足而墮，幸無傷。蔣墓行約里許方達，體制頗偉。墓前後碑碣重複，亦近代蔣氏子孫所補，銅製華表人馬，絳互甚遠，製作樸茂，原建無疑。間有殘缺，位置猶存。墓道中羨葬累累，大致皆爭取風水所致。大司馬不世出，終皆成爲一堆土饅頭而已。興盡歸來，暮色蒼茫矣。

九日，晨起雨。天候較涼，同人欣然，以甘雨隨車既免出汗，且少塵土也。乃於上午八時自縣陽出發，車過梓潼，在合作金庫小憩進食。囑經理王君留語縣長，約兩日後返此晤談。雨勢愈猛，沿途巨石嶙峋，古柏參天。傳此柏多漢張桓侯所植，本地稱之曰：張飛柏。比列兩旁，擁車而過，蔚爲大觀。而公路泥濘，車行極險，有時下車，步行沒踝，備極艱辛。四時許，馳抵劍閣，入縣城，路極狹，纒通車。一路經過各縣，以此城規模最小，息農行合作金庫，雨益滂沱，浪浪萬狀。經理某君九江人託以約晤地方官，承慨諾。既進晚餐，大衆皆憊，無牀榻，卽就櫃台及辦公桌安置。蚊鼠兼攻，漸亦入夢，未明卽起，雨勢不殺。經理爲設早餐，並約林專員楊縣長同坐，談新縣

制問題，林專員名維幹，年逾耳順，經驗極豐，精神矍鑠，於此項所論本有研著，出油印檢討文極長，謂：正擬提出省府行政會議。余受之，雖當時未能細讀，然聆所論列，知斷翰老手也。楊縣長聞已屆瓜代，唯唯而已。以雨甚，再三留。余等皆欲急行，謝之。餐畢，即發。而道益難，險阻屢見。及劍門關，幸雨已細，乃下車步行，領略此天下雄關之景，一片山勢巍峩，石壁奇峭。右山一帶高峰，石紋直立，排列如城郭。左則橫斷如層臺，縱橫不知所屆，因憶巫賡之險，雖十二峰面目較此爲多，乃不及其排慕。而一則舟行遠觀，一則身行山下，已成近視。故境界亦不相伴。春蘭秋菊，固亦各有其長。雨後雖無大片瀑布，而一線蜿蜒曲折作九節，亦復可觀。其下則濤聲如雷喧，乃殊不見水。空處則縹緲綠野，真令人心曠神怡。不忍舍去，行路艱苦，悉忘之矣。歸放翁詩：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尤爲神往。率記以詩：

劍關雄關裂缺開，濤聲潤底怒如雷。千巖羅列如城堞，萬嶂橫排若壘臺。雲擁山頭飛白絮，瀑懸峽口瀉金罍。長天雨後蒼如洗，一片奇峰映綠苔。

至遺囑者，所謂劍門關原有之建築，乃於築公路時拆去。據聞：關門原建之宏偉，決無妨於行車。當時有見所蓋鐵瓦尺度，亦遠逾常製，鑄造極精。柱皆合抱，工程可以想見。今乃「事如春夢了無痕」矣。易以近於西式之三角形石柱標識。林專員書刻太白工部放翁三詩人之劍關詩詠。雖甚雅緻，而望之如十字架西人墳墓。一面峭壁刻「天下雄關」四字，則僅若鋪面一招牌耳。其不能相稱甚明，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進步歟？退步歟？至足慨也。遠見石壁下有「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

數字。另有題字數段，路窄難登，余不欲往。羹允等踵往澗讀，則好學者之題詠也。廢然而返，相與一嘖而已。

時方過午，擬即日可抵廣元，乃登車續進，不料二時達一橋，大雨中斷。適其地有路工處，集工人臨時加木，驅車而過。未及半，上層橫木移動，車後輪遂陷，猶以未墜橋下爲幸。皆下車，則見斷橋堆木縱橫作兩層，長短參差不一，以常理測之，僅須一層較整齊之板，便可安然而過。此乃工費而反不穩，不覺大奇。然已不可救，工人皆束手。再三與商，乃派人在數里外，肩負巨木來，合民夫與路工兩部人力，以土法起重，費三小時方出險。酬幣二百元。有人疑其藉此爲利，未能斷也，更前行，須渡白河。公渡人言：「水驟漲，不可渡。」時已傍晚，路瀟岸窄，車不易轉。商之再四，不可。車轉時，真有「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概。車中人皆兢兢，幸未落水。折返一塘，曰寶輪院，宿一「鷄鳴早看天」之旅店。僅二室，朱女公子佔一室，朱協理及羹允同一室，余及查君石村同有捫蝨之懼，決同宿車中。在一鄉館進晚餐，當爐有女，極意招待。出巨魚，分其半，三製，亦尚可口。餐費百數十元，在彼甚得善價，余葷食有魚，亦賴此持抑抑，故聽之。且殷殷囑明晨過早餐，謂當煮粥以候。

翌晨，爲十一日，星期五。晨六時起，謀亟渡。聞公路第五段段長寓近處，余與朱協理，同訪之。乃未起，不得已，出名刺，使促之，披衣下樓，翩翩美少年也。徐姓，名浪濤，浙之平湖人，余同生於平湖縣署，頗有他鄉故知之感。告以來意，慨然曰：「某當伴往渡口爲設法。」留早餐，

謝之。約既定，請彼自速盥洗，余等乃過昨館進食，至則未備。乃知昨所云者外交詞令也。促之，各進麵食。徐君來，乃同發，至渡口，水少退，而汽船壞，又不能渡，修理久之，始得過。中間坐渡頭，舟人所憩數小時，忽不見查君石村，平時余等下車游覽，查君必留車上，偶勸說之，輒曰：「余留美時，對世界著名之尼加拉 (Niagara Fall) 大瀑布，且不一寓目，此何足游。」余詢以此行為何？相與發噱，今忽何往？人皆異之。余曰：「今日小朋友得小朋友耳。」頃之果與徐君同來，曰：彼談之頃，知皆復旦同學也。余曰：「何如？」衆大笑，於是小朋友之稱，大著。朱協理勸議，約徐同至廣元。石村曰：「頃已片達徐夫人，決同行矣。」聞生以得公路段長保鑣爲喜。余則稱爲「囊脅」而來。途中遂多一伴。渡白河及嘉陵江。水激泥滑，塞司機駕駛勇進，車上船及坡時，輒以速進爲訣，瀕險者數，皆得轉安。而費時極多，真乃「欲速不達」也。三時許，居然抵廣元，農行辦事處葉主任爲預定宿舍於中國旅行社第二招待所，尙整潔，前進房不足。余則與龔允同居後小院，與廁所同一出入之門，亦姑聽之。葉主任馳書告縣長，聞在鄉。是晚縣府祕書楊家佐君來見，爲羅縣長崇禮先容。談片時而去。楊江安人，年近耳順矣。作書寄渝都本會，並報家中。

十二日晨，六時起，大雨。羅縣長來見，號允嚴，蒼溼人，年約卅許，精幹健談，極有條理。亦中訓班畢業，能書，兼長文字，俊才也。去後，縣臨時參議長樊伯強，黨部書記長姚中治兩君同來。樊頰白，老成謹飭一流。姚則少年樸實，訥訥寡言，略談而別。午後雨止。與同人閒行市街，亦頗整潔，廣元自抗戰而還，已成後方工業區域。香港既陷，遂成東南西北入川孔道。大華紗廠在

此建廠，規模甚宏，小規模之鉄工廠亦多。長行汽車，修理配件，大都均在此間。手工雕刻石硯頗有名。出旅后不遠，即見若干家，有刻就陳列求受者，有正在施工者，大都赤白兩色，工人就色爲各種圖刻，山水人物，花卉均備。工尙不惡，而石質不及端歛遠甚。所刻有劍閣風景，及松梅八駿等圖，有索值至兩千元以上者，少亦五百元，戰前大約數元至十餘元而已。不若端歛澄泥之雅潔淳清也。同人亦無購者。游關廟乃有孔子牌位列圖像盒前。不禁生文人客寄武人宇下之感，桓侯廟石像石柱頗偉，製作亦古，正改作議事機關。參觀農行新建行址，尙未竣工。五時，農行同人約晚餐，夜歸，與義兄及石村說鬼，就寢極遲。

翌晨，早起，天已晴朗，乃游千佛崖，在縣北十里，爲廣元第一勝景，自唐開元五年，益州刺史韋抗鑿通峽道，建像始，至清咸豐四年止，代有石刻造像及題記，像皆設色，尤爲難得，神工鬼斧，不可方物，而巖崖裂石，險不可登，故高處不易悉觀，二十三年乙亥開川陝公路，由此經過。據聞當時地方人士，以爲本另有道，不必經此而不可得，於是此處造像，乃被炸去三分之二。依清咸豐四年石刻所記：全共佛像爲數一萬七千有奇，則所損當以萬計，可謂浩劫。愛美好古，人牲所同，今之工應愛惜前人之工，此理至淺而易明，非高論也。何以竟有此事。教育文化之悲慘失敗，一致於此，言之滋痛。此岩石刻在藝術上之價值，當不在雲崗石闕敦煌石室之下，乃名不若兩地之彰，亦有幸有不幸耳。傳聞劍有大雲寺，寺碑本有盛名，過此乃未注意，有謂基地頹廢，刻像猶存，亦未由判別。縣志所載有千佛崖顏真卿碑，茲亦未見，是否亦在被炸之列，不可知矣。文字不

易摩拓，故世上絕無流傳，縣志稿列其目，亦零亂失次，爲少整比錄之如後：

計：唐碑二十七種，五代碑五種，宋碑二十六種，元碑二十六種，明碑八種，無國號碑四十一種，共一百二十九種。（本行數字均本縣志稿原文）

田匡祚趙師容張齊高題名 僖宗廣明二年六月。共六行，九十六字，真書。

（按劉燕庭三巴金石目錄作田匡祚造像。）

判官呂延禧等題名 廣明二年六月。共四行，三十六字。

劉重政題名 唐僖宗中和二年閏七月二日。共四行，三十一字。

山口造像二種 共四行，漫漶不辨。

本路根勾趙思題 。（二三兩字，疑有誤。）共二行，十字。

唐益州長史韋抗造像 唐開元十年六月。逾寸大字二行，二十五字，真書。此外尚有詩刻五種。

段文昌題名 唐憲宗元和二年四月。

鄭恐題名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三日。

李景讓題名 。（按以上四種均見三巴金石目錄）

左弼爲女郎造像

楊永福題名 。（以上三種亦唐刻，並前兩種，皆在韋抗碑左右。）

內府令王綽願瞻禮殿記

唐僖宗中和元年十月四日。

給事崔弘口瞻禮殿記

廣明二年二月。同上二種共五行，五十九字。

劍州刺史李諷造當陽佛象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共五行，六十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李諷造象。)

趙執中等題名

甲辰年清明日共四行，二十三字，真書。

開元七年造像

共三行，真書。(只五六字可辨。)

僧廣行造觀音地藏像

唐天寶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共四行，真書。(模糊不辨)

巴州刺史李穎造像

共四行，真書(模糊)

新授朝散大夫王何題記

唐僖宗中和二年五月九日。共十一行，九十七字，真書。(按三巴

金石目錄有○○造象年月與此同。)

王氏四娘造像

唐僖宗中和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共四行半，三十二字。(磨滅四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王西娘造像中和四年正月。)

女弟子張修菩薩記

七字，真書，可辨。餘磨滅。

女弟子甘露口修抱石神王像

共二行，九字，真書。

女弟子菩薩口修神王像

共二行，九字，真書。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李仁矩裝飾，二聖像。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十一日。共九行

約九十六字，（殘缺數字）真書。

劉處讓造像記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第一行「劉處」二字，第二行「天成四年次巳」六字。第

三行「安吉長幼」四字，可識。餘剝落。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劉處讓造像記，天成二年十二月。）

李昌利蓮觀音像 共四行，十四字，真書。

造像殘碑一種 共八行，第一行「清信」二字，可識。

李氏九娘造像 共十行，字半磨滅。真書。

利州長史王柱國王行淹造觀音像 共三行，皇甫思義真書。

果州刺史王人 造像 一行，八字，真書。

張元濟造像 五字，正書。

建武將軍題名 八字，可辨，真書。

彭景室造釋迦牟尼像 唐開元十年壬戌。共八行，一百〇一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彭景室造像開元十年二月，恐即此刻，不知孰譌。）

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臨像頌 約二十餘行，每行約五六十字，今存十七行。每行存上段十八

字。餘及後三行，模糊不辨。上方有「菩提瑞頌」篆文四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唐利州刺史畢公柏堂菩提瑞象頌年月缺)

元和造像殘碑一種 僅「元和二年九月十四日」，數字可辨，餘泐。

直日檢校題名 僅數字，模糊。

廣明造像 廣明六年二月。共五行，僅十餘字可辨。

晉國夫人造像 廣明元年正月真書十餘字可辨。

信州普口造像 共九行，字俱剝落。

果州司兵參軍李貞節造像 一行，十四字。

雷口口造像 共十行，十餘字，模糊。

廣元陰陽陳翠峰記 一行，九字。

乾符造像殘碑 乾符三年八月。六十餘字。

王行淹造釋迦救苦觀音像 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共七行，字半模糊。

利州長史上柱國許國公蘇頲造像 一行，三十字，真書。

開元十八年造像 在佛洞橫額。每行四字，前二行「大唐開元十八年」七字存，後僅存「勝

因佛當」四字。餘崩圮。真書。字大如斗。

高永成造日月像 上前二行磨泐，僅存迹像。第一行能辨者，有「儒林郎廣元路」六字。第

二行能辨者，有「高永成」三字。

李口口造像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八日。其二行，僅十餘字可辨。

石惇李适楊方共成八字 二行在佛座傍，真書。

宋崔吉與妻嚴氏造釋伽像 宋高宗紹興八年正月。共九行，八十七字。

安宗說等題名 宋哲宗元祐二年正月。共十二行，四十八字，真書。此與崔吉造像同額，在

成就佛洞。（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

吳郡孫載等題名 宋哲宗元符庚辰正月。共四行，二十九字。

裴億再過百年堂題名 哲宗元符庚辰九月。共五行，三十三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裴億題名，元符三年九月）

新授知度支山南西院事袁誠造如意輪菩薩像 元符壬辰十一月，共四行，四十字。

進士馮瞻題名 丁卯六月，共五行，二十餘字，真書，在袁誠造像後。

進士李潛題名 韋抗碑邊。

利州刺史李合等題名

東明縣兩種，合一方 大小各九字，不成句。

重刊金像記 宋高宗紹興八年十月，共五行，十餘字，漫漶過半。

子威伯讓伯滂仲舒題名 己亥孟冬月，共三行，十餘字，真書。

漢州刺史造像 宋哲宗元符四年二月三日，共七行，字半漫漶。

山東李元等餞飲題名

宋神宗臨寧甲寅，春十六日，共大字二行半，廿一字，真書。

同州白水縣口口造釋伽佛一尊 宋高宗紹興九年，正月十五日，共八行，字半漫漶，真書。
在李元等題名下方。

王孟聃等題名

宋哲宗紹聖丙子臘月初九日，共二行，三十五字，漫漶五字。

利州路轉運使造像

宋高宗紹興八年三月十七日，共七行，字漫漶。

釋迦造像

高宗紹興八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共三行。

段碑題名

宋仁宗嘉祐庚子九月。共一行，真書十二大字。

李棗伯題名

真書五大字。

李少逸題名

真書四大字。

女弟子郝氏造像

共一行，僅數字可辨。

奉州客人溫友妻田氏造金剛像

高宗紹興九年三月，共四行，真書。

解符讓目押兵等題名

九字，真書。

女弟子郝氏重裝佛像記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共三行，三十一字，真書。

鄭縣尉吳紀造像

共二行，十一字。

梓州司兵題名

一行，真書，僅數字可辨。

奉爲公主直司李元題 二行，十字，真書。

薛使君造像三種 某四行，真書。

河州安弟子王氏造像。 紹興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共四行，二十九字。

柳進柳躡五弟造如來佛像。 原作臥如來像。 紹興八年二月八日，共五行，共十七字。行書。

漫漶十餘字。

那雅等按史太探題名。 宋真宗祥符乙卯年八月廿七日，共三行，五十四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祥符八年八月。）

宋顯道賢劫千佛像 十一字。正書，半已漫漶。

鳳翔府國謁八字 四字漫漶。

甄以道等題名 高宗紹興辛巳九月，共三行，二十七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轉運使李光等題名 仁宗嘉祐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共六行，五十八字。真書。

西川安撫使王欽若等題名 真宗咸平辛丑四月二日，共三行廿一字。旁有呂大防黃文獻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咸平四年四月。）

轉運按察使崔峰等題名 碑在大雲寺，高八九尺，寬四尺，徑四寸。（原文如此，似爲厚也。）第一行存「廣」字；第二行存「肅郡」二字；第三行存八字；第四行存十二字。後附

徑寸真書三行，五十四字，卽題名也。碑陰刻有徑寸真書，數百字，漫漶不可辨。碑側有李康伯段綽題名。（按三巴金石目錄記碑側李康伯李少逸題名年月缺。段綽題名，嘉祐五年九月。）碑頭有雙龍御「大雲寺」三字。（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宋千佛崖崔暉等題名碑」此「降」字應為「暉」字之誤。金石錄並注有「慶曆」二字年號。）

尚書屯田郎中知益昌郡玉策 題名 神宗熙寧甲寅降聖節日。共五行，三十三字，真書。楊道卿等題名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共七行，五十六字，篆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治平四年四月。）同州呂再興等裝釋迦佛記 紹興八年二月八日。共七行，六十字，真書。

越國夫人四十二娘重佛渤（疑有譌字）毗盧佛像 蜀王建乾德六年七月十五日，共六行，七十六字。

千佛岩尊勝施羅尼石幢 蜀明和明德四年丙午九月中旬，真書三面，僅二面可辨。越國夫人路氏造像 共八行，一百餘字，真書，後行漫漶十餘字。

（按右三種，三巴金石目錄載：千佛岩尊勝施羅尼石幢明德四年九月。千佛崖越國夫人造像二種乾德六年七月。）

四川守省奉訓大夫姚家淑尹忠裝佛像記 元順帝至正三年，共六行，五十五字。

何參造地藏菩薩記 共四行，十二字。

何晏造觀音菩薩記。共四行，十一字。

雲南守省監察御史脫歡等題名二種。一係陝西路題名，字蹟漫漶。一有「元順帝至正四年甲

申」等字，約略可見。

陝西諸道監察御史范白字去非題名。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八十三字，真書。

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圖魯明卿裝佛像記。元至正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共八行七十一字。

監察御史堃仙普化等題名。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八十三字，真書。

奉議大夫鎖儼等題名。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六十五字，真書。

七十殘題名。共八行，後十餘字，僅可辨，餘漫漶。

僧妙金裝飾千佛記。元至正八年八月十五日，共五行，四十六字。

王達任寬修千佛樓閣記。元至元庚辰九月，共八行，五十七字。

仲元等題名。元順帝至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共五行，存三十一字，餘漫漶。

同知章重修棧道記。元世祖至元。嘉平渠江山行絕句十首，崖石崩裂，漫漶不全。至元乙丑

殘碑。僅數字可辨。

貼的斤男巴立意卜花造像二種。上一種漫漶，真書，可辨者十餘字。

藍溪捉鏡梁天佑裝觀音像。元順帝至正七年三月，共七行，四十六字，真書。

裝像殘碑。僅半段，有「雲南諸路」等十七字。

忽都魯題名 元文帝至順辛未，共八行，真書，五十三字。

法忽爾下等裝佛記 元至正十五年十月，共十行，真書。

美里合吉裝佛像記 元至正丙戌共六行，五十一字，真書。

王茂材題名 元至正七年丁亥，共六行，四十二字，真書。

晉遠寶禮題名 元至正丙戌夏月，共九行，七十八字，真書。

室人許裝觀音像 共八行，字漫漶不可辨。

前發善大夫佛嘉閣裝佛像記 元至正七年六月，共六行，五十六字，真書。

宋兒只班奉訓像記 元至正三年二月，共四行，三十五字，真書。

帖木兒卜花裝佛四堂記 元至正七年十月，共六行，五十七字，真書。

御史台管勾耳力鬼承務題名 元至正八年三月，共五行，四十七字，真書。

廣元路經歷陳文秀裝佛像記 元至正乙未辰月，共六行，四十五字。

完者帖木兒題名 元至正十五年十月，共八行，真書，漫漶不辨。

鄧振先詠千佛 岩七律一首 明神宗萬曆己酉冬，行書。

劉崇文千佛 岩漫興七古一首。明萬曆庚辰四月共十八行，真書。

詠千佛岩五律二首 明嘉靖二十四年，真書。

朝邑縣黃橘等裝貼千佛記 明天啟二年，共五行，九十二字，真書。

來天球張敏驥七律一首。大明正德壬申七月，真書。

嘉州府右果毅李善達暨縣谷各縣題名 共十七行，兩列。

提學僉事蘇州胡汝霖等題名 明嘉靖癸丑九月，共九行，一百零七字，真書。

浮梁千佛岩偶書 明嘉靖癸丑九月，共九行，一百零二字，真書。

任瀾晚次千佛岩洞漫書 七律一首。共六行。真書。

會稽何宗 裝七律一首。明正統辛酉十月。

旨德郎利州錄事造像 字畫漫漶。

三 齊劉夫民詠千佛岩五絕一首。

右佛像題記凡一百三十五目，由廣元縣志稿與地志古蹟篇摘錄而得。與稿記總目一百二十八種之數不符，其中見於劉燕庭三巴金石目錄者，僅二十有一種。記載亦微有異同（已於各目下附記）。而刻錄內尚有千佛崖屈突季將造像記，開元十八年，李先淵等題名，嘉祐五年三月。及千佛崖口口造像，中和三年八月。三種，爲此目所無。原稿體例雖雜，分類不清，標題亦甚不一致，其中雜有題名，顯然在千佛崖以外之刻石甚多，雖剔除，是否仍有廁雜，無法比證，一也。懸崖刻石，率稱以碑，二也。此岩以佛像爲主體，此目乃端就題字爲目，喧賓奪主，則有像而無書者，自多漏列，三也。書僅記目，不列內容，其摘目有無舛謬，無由判別，四也。目中有所謂裝佛像記者當爲裝飾佛像之一種功德，或與刻石造像並不必同一時期，且有僅爲題名，皆與佛像本體無與，五也。至於書

體有列有不列，楷真大小，（真書，原記稱正書，或楷書。且有分大楷小楷者，不知如何比例。茲一律改作真書。）隨意率用，魯魚亥豕，在所難免，其小焉者耳。余輩游踪所及，目力所接，爲時甚暫，高不可登，不能窺其全豹。就茲目所及者，見十之一二而已。造象固瓌璋壯麗，不可方物，書亦可觀。茲目雖不中肯綮，而可以得所依據，引爲傍證，知其彷彿，故彙而著之吾記。汰其混入之顯著者，以存泥爪。從可見自唐及明，燦然大備。造像時期，亦如所題，可於目中見之。則代表雕刻圖案作風嬗遞之迹，爲期之久，將無與倫比。若能作十日之留，從倚其下，攝製影片，爲之編記明晰，排比精整，詳其文字。斯無異入古今雕塑比較博物館中，欲一研歷朝作風異同所在，無逾於此矣！就此一點而言，則其價值又豈在雲崗燉煌之下？殊無疑義。惜哉！既於公路工程之倉，毀其三一。此目復誤擊副車，未成全璧，即書目上溯真卿，下訖有明。乃如清代咸豐刻石，余所目睹者，此亦無有。其中遺漏，益無可疑。所記在破毀以前，抑在其後？亦不可知。蓋此稿據清乾隆二十二年知縣張廣謨創修之志。而於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廣續修訂而成。此目何時所記，既無蹟可尋，此外亦鮮參考之方。竊恐久更漸滅，特爲鄭重書之。然以咸豐刻石所記：佛象一萬七千有奇之數衡之，則題字不及百分之二。使能如所期，重爲全部逐一之編訂，誠洋洋乎大觀哉！遐想所及，亦如過屠門而大嚼也。

古人游千佛岩者，題詠甚多。寫景較詳者，以明人劉崇文爲最，並錄之以見一般：

千佛有龜苓幾時，上傳勝國鐫字碑。勝國而上邢記蹟，滄江翠壁難爲咨。我行問俗幾駐旆，

有時解帶還探奇。披蘿躋蹊挾風雨，小龕大龕隨所之。花宮梵宇宛平地，鬼斧神工不可窺。反壁勤痕半磨滅，存者漫漶校轉疑。掬流播灑洗塵面，垢脫齋劓仍指頤。乃知韋抗此功德，雲根鑿處混沌滴。我思操椎繫斧者，矯若猿猴梭閣垂。百相千相隨手出，玲瓏華鬢龍象姿。給園一片黃金地，舍衛成空今在茲。脚踏少息仍訪古，名題烏篆留龕楣。文昌老去景護死，李先史炤渾渾隨。咸平舉士王欽若，眉宇彷彿參紫芝。仰面層巒煥金壁，欲往從之無丹梯。恒河佛數那可記？鑄者大千猶堪嗤。無樹無台更無物，古者祇有慧能知。我悲多佛緣相累，脰殘臂斷墮江涓。山影半天落濤面，鷓鴣鸚鵡逃禪嬉。柏堂何處大雲散？虹橋跨澗空漣漪。青冥長嘯月皎皎，灘聲鳥聲和我詩。

余等在千佛岩下，流連約一小時。余又默念人類習慣，輒喜誇大，地名尤然，是則千佛岩者，佛數果千，必名曰萬。卽我佛以妄語爲戒，亦必名實相符。何以萬七千餘之佛像，而乃千其名？寧不可怪？旣乃稽千佛之稱，必在韋抗鑿通之始，歷代增造，乃至此數。此蓋未經人道，並識之以質來者。

其時有人相告，半山有徑可登。朱協理奮勇欲上，余以新雨之後，路滑而陡陀不平，褊窄難行，謝不能從。閔生乃果折返，確行不得也。亟欲一訪古棧道，車行約廿里，途復泥濘，中途已有數車縱橫深陷，不得過。鑑於覆轍，乃下車徒步泥淖中，左轉約四五里，兩山兀立相對，高可接天，江流紆折，斷崖千尺。沿江一面有公路，正吾人涉足之地，謂卽古棧道遺址之下。蓋當時臨岩以木板

沿山築道，下以木柱斜角仰撐，以過人馬。今則循其故道，展寬其下之路，以爲公路。仰視岩間石孔，卽從前架道之跡也。遙望一石斜嵌，其孔作半月形，如洞門然，意卽所謂明月峽得名之由乎？詢之，果明月峽也。趨過，則兩山對峙之口，形似巫峽，不及其廣闊而深邃過之。水勢縈迴，峰嵐奇峭，據云：赤軍入川攻廣元時，川軍據此爲守，相持極久，誠要隘也。過此爲朝天驛，再前，則西秦第一關出蜀而入秦矣。聞山益高而勢益險，景更奇，同人笑商進止，皆以一將如何得止境？爲問。乃以車不能來，足力就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未盡興而返，留有餘也。

步行返停車之所，沿途玩賞石壁，層巒極奇，始知吾國畫山水各種皴法所謂解索斧劈披麻皴頭荷葉亂柴亂麻之類無不盡有。此外並有如層磚累砌，至嚴整者則尙未前見。龔允謂余：可試擬之。余謂雲林畫石，有近似者。雖以清倩參差之筆出之，不若是之整齊重滯，倘以入畫，恐不能錯落有致，乃真若一段牆垣，故古人不爲耳。

下午二時，大華紗廠約參觀，經理周君，鄂人。同觀全廠各部，自棉花以至成紗，打包，佈置井然。男女工人數以千計，另有實驗部，爲試驗及全部雛形之設置。一方爲研究各種改進實驗之用。一方則爲工人初入廠者以此爲練習全部技術之地。此廠日出紗一萬五千錠，謂在遷川紗廠后第二位。重要部分及總發動機，皆在山洞之中。敵機數來襲，每次集中投彈，多落山頭。彈痕宛然，廠房亦有小受損處，不爲害也。參觀歷一時許，周君謂現有財產所值數字至鉅，卽廠屋所費，已逾千萬矣。

出廠渡江，行約一里許，游皇澤寺，寺爲武后飭建。縣志稿不載地名，惟載武后宮宅在縣北。與地紀勝：在利州一里，振源寺，又有梳洗樓在州西北渡江三里。與此是一處二？不了事。寺瀕江居山半，歷級而上。新建平臺，可作臨江憑憩之所。殿宇，過一洞門，內有石刻像若干具，中置龕鼎，似有宋明年號，所憶模糊矣。入寺門，僅一廳事，不類殿宇。偏左上一角塑像數具，右端一坐像，貌若書生，作比丘尼裝束敷座而坐，有標識書「武后像」三字。塑工粗劣，傳當時。皇澤建寺，曾由宮內頒發后像塑造，幾經兵燹，當非故物矣。右有石刻像，則民國八年劉存厚駐軍於此所爲，有拓片出售。余一見卽知其據無雙，讀本所摹繪者，視其款，果然。風鬢霧鬢，舞帶雲裳，似不是以畫武后也。存厚爲題郭秀巖水龍吟一闋云：

一椽零落山邱，斷紅門掩春松翠。珠塵漫沒，燕泥狼籍，霜裳風賦，絕代佳人，號爲天子，而今已矣。祇歸環月下，啼鴉夜午，看將盪，傷心淚。休說春宮荒穢，古好雄大都孤癯。酒移宿寐，魏世而後，幾朝九僞。素手書元，抵鑿端冕，史編無已。縱滄桑變盡，懸窗難寫，有龍虎氣。

詞意有獨到處。換頭以後，下半闋各語，尤新穎不落常調。故爲錄之。

再上層中有大佛像，雕極偉，莊嚴華麗，兼而有之。四周裝飾護法諸神，煜煜如生。色澤俱間有新補，而大致靜穆可喜。與千佛岩可以媲美，歎爲觀止。所不幸者，佛頭在丈六以上，乃竟有人梯登而題其額，意在一顯身手。頗佩其不憚煩而有勇，乃不免實做「着糞」惡劇。佛果有靈者，宜

使此君一墮十八層泥犁地獄，令一辨天壤之因果也。

武后女主中之矯矯，視漢之呂后，清之慈禧，高貴多矣。讀新唐書后傳：徐敬業敗，裴炎誅，后大怖恚。一日，召羣臣廷議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命老臣，抗扈難制，有若妻炎乎？世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背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雖恠睢寡岸，而氣概自非等倫。叱吒英風，過於項羽多矣。婦人有此，不葦可愛歟？至其愛才與任賢，一時盛業彪炳千古，亦爲人主中不可多得之選。高宗病風而昏，中宗闇懦，故后得取而代之。使非后，其爲治益紊無疑也。世徒以穢亂短之，則薛沈二張未能亂政，其視歷代后妃干政之帝王，容知多矣！過去論者，囿於男女之見，作頭巾之語。豈得謂平。因爲示詩，張之：

女主英風足自尊！縣無皇澤過猶存。憂勞天下誠無負！善任并州狄納言。

游皇澤寺歸，余等同赴羅縣長約晚餐。時已黃昏，步行過縣署，署猶舊式，院宇深邃，庭樹極幽。羅縣長已遲於廳，坐客除余及朱協理羹兄石村葉主任而外，尚有一糧食部科長某君及樊議長，與縣府楊祕書爲陪。饌極精，盤盞不多，而皆豐盛。在陪都所不可得者。餐畢，論正事而外，雜談書畫紙墨。羅縣長固精書，好藏墨，言之尤津津也。告以明日行，向索縣志，云：有未定本之縣志

稿，約明晨可送來，即余前所述本也。

辭出，與朱協理諸君夜訪中央銀行袁主任。袁與余有中表誼，而前未相見，萬里相逢，道故極極。爲言秦關以外山水之勝，徒爲神往而已。并云：歸途過劍關，有武連驛之覺園寺畫壁，傳爲隋畫，宜往一觀云。匆匆辭歸，袁於頃刻間答拜，羹梅未及歸其室，即在余屋坐談片時而去。

疲甚就寢，將十一時矣。忽聞羹兄在後進室內責詢侍役之聲，旋知行裝被竊，值在萬元以上。蓋晨間外進有空室，侍役來報，詢外遷否？余覺羹兄不得，遂遷移出。嗣羹兄來，乃告之。以僅此一屋，並爲聯床之謀。忽又中止，午后由大華歸，約三時，令侍役鎖門而出。不謂數小時間，遽有此失。余默察侍役神色坦然，不以爲異，知其非由意外也。

九 川北歸程

十四日，星期一，晨興，決於今日返程，遂先由義元與招待所經理協議昨日竊案，尋緝及補償之策，以葉主任居中，得一協定而行。此亦戰前在上等旅店中絕無之事，今則似已習聞。此經理者意求掩蓋，亦可謂近勇矣。七時許，車自廣元發。羅縣長飭人送縣志稿來，乃於車中讀之。途中車壞兩次，一度鋼板折斷，而所攜鋼板釘孔不符。塞司機臥泥塗中修整極苦，費時亦多。一度則引擎起油之一種膠質品損裂，直毫無補充之策。乃以五十元購豬肝一具代之。長途更不復壞，作用不遜原品，有一不濟，則進退兩難矣。殆哉！而抗戰中利用科學工具，我國工人輒以土法為特殊補救，其聰明亦不可及也。

是日原定之計，擬過劍閣不停，直達梓潼息。乃以車壞路溜，行程不得不誤，過劍閣時，停車城外，有來時遺物，在金庫，使人往取。幸經理不在，取得即行，未作周旋。而時已過晚，梓潼已不可達。決宿武連驛，訪覺圓寺。至此，公路有二道；一新道，較低平，即來時所行，新築泥溜，車輪深陷達五六寸，幾不能上，大為所窘者。二舊道，坡度甚陡，轉折亦較險，然路平而堅實，較少泥足之險。事之不能兩全往往如此。武連驛則舊道所經，以對新道深具戒心，故改取舊道，於計亦得。果陡而窄，時用兢兢，達武連驛已遊黃昏。以圖明日早行，下車即覓得一導，步至圓覺寺，闕無一人。而有壁畫之大殿，已改為倉庫，使導者往返數四，始覓得往持僧，及掌匙者來。啟戶入

殿，積糞遮半牆。掌燈登殿上，薄而觀之。則如來應真事跡，四壁皆滿。雖燈光暗淡之下，糝米磨擦之上，腳踏不穩，眼看不清，然而非隋畫也。充其量，明之匠畫而已。不免失望。皮鞋兩足，亦成纒倉，致難舉步。不得已，至階前抖而出之，默計三數人所損，際此米價如珠之會，亦一殃民之舉也。罪過罪過！出寺，免得宿店，亦爲「紳糧」故宅。相當整潔，然亦懼有虱蝨，以新木板鋪設爲榻，差可高枕。庭階之下，一樹蕭疎，月明如晝，草草果腹，閒坐茗話，約一小時許，竟日疲勞爲之舒息。而塞司機以病聞，不無惴惴，慮又將留滯此間。石村自謂能代其役，乃安然就枕。

十五日，黎明而起。塞司機已能服役。乃發武連驛，十時，達梓潼。以來時未作游覽，而梓潼以文昌帝君故鄉著，故至文昌廟，卽下車。

梓潼之文廟，卽文昌廟，而孔廟無聞。或奪孔聖人之席矣。與關廟毗連，梓潼之文武二廟也。文廟亦稱帝君廟，顏其額曰帝鄉。作米家書，超逸有致，署民國正朔，不憶其爲何人手筆矣。帝君張姓，以陰騭文著名，乃不見正史。三教搜神大全記：梓潼神成神事蹟，謂：神自稱張尸老之子，名亞，唐玄宗入蜀，神迎於萬里橋，此爲受封之始。蓋明皇酷信道教，而道教中人，大顯神通，均以此際爲盛。僖宗時，又晉封爲王。生前事蹟，並不能詳。廟中碑刻，陰騭文而外，題贊極多，後殿亦仿效聖殿例，祀其先輩，亦無傳記可見。相傳：張獻忠屠蜀，入梓潼。以帝君張姓，自爲文祭之曰：「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與你聯了宗吧。」梓潼遂免於屠。帝君乃益得梓潼人之崇拜。此一殿故實，可以證明凡一莫明其妙之因，於偶一場合，能收莫明其妙之用，而得莫明其妙之果。

此科學之所不能解，而哲學解之，亦卽高明之科學家所不能否認。於是命運之說，亦基於此類可怪之事實。夫誰得而解之？不禁爲之語曰：盡信科學，則不知無科學。結果亦科學也。一笑。

廟內塑像不一，正殿之像稱爲銅製。高及丈餘，前有奎星閣，左右可通行。奎星像高穿樓頂，巍然中立。另一小廟，與大廟鄰近，而不相通。院子至淺，作一斜倚坐像，規模不若大廟遠甚。而建築當在大廟之前無疑。庭有晉柏，木欄圍之，已損其半，枝柯參天，大可數抱，此足寶也。大廟門外有清乾隆碑記，謂：此地漢柏而外，其時又植楮者，爲二萬四千餘株。可見此森森之柏，允宜蔚爲大觀。據傳：近年戰事及公路之建，斫損不少。現則每樹均有編號標識，當有地方機關負責保管之責者，此一進步之工作也。最近見某君經述謂：「此柏以張飛之名而得保存，意者，亦爲一種神權作用。」實未盡然也。

關廟另有大門，而內與文廟相通，塑像奇偉赫奕，過於他廟，所以使配合也。正殿而外，似無配，視文廟有遜色矣。

出門仍惘惘於帝君之爲何人？以「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一文，而在此奪孔二先生之席，凌關聖帝君之上，永鎮茲土，且能救千萬人之生命，於禮人魔王之手。此一功德，宜可不朽。嗚呼！奇矣！

入城，仍憩金庫，由王經理芬聖同訪來元義縣長，以有前約也。先以來意告之。來縣長口若懸河，極言政令之煩，徵取之煩，機構之複，地方官之困難。出所陳八項中心工作，十個實際問題一

文，語多中肯，亦目下時勢造成不可免之狀況也。時已近午，金庫約進午餐，乃辭去。來縣長陪同至金庫與朱協理等會見，略談而去。談次，言及梓潼有三漢碑，而最完善無損者，爲李節士碑，有李節士祠，離城不遠。驅車往，入祠，見其碑存祠內，唯「漢侍御史李公之闕」八字，下有清人知縣某某君之考證題記，稱爲「節士李業巨游之闕」云云。詢祠中人，有拓片可得否？答在城內某褻書店有之。更返城，覓之，得於金庫隣近。拓甚劣，每紙值十五元，僅餘十紙，悉由同人有之。然據後漢書李業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舉方正，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終莽之世。公孫述僭號，問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不起，使尹融持毒酒以覘之，遂飲毒而死。」蜀平，光武下詔褒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云云。此稱「侍御史李公」其非業可知。不知何李乃代此李而僵。鄉人將錯就錯，題識者亦不一審度，甚至劉燕庭三巴金石錄亦未加糾正，異矣。圖像何在，爲之神往。

返車至麻陽，止城外，開邇寶蓋峰之富樂寺，傳爲劉璋迎備相見之地。潮雨縣縣，路瀟身憊，余及葵兒皆不欲行，而朱協理與不可遏。乃由石村伴同往游，余等坐草中於附郭茶館煮茗候之。水皆涸竭，亦漫飲之。車傍兀立宋哲元神道碑。蓋宋墓亦在近處，回首蘆溝橋之變，豐台之戰，以至平津撤軍，如在目前。不謂此公以前歲病逝於此，時地不同，關係死生之輕重大矣。茲勝利在即，旅邇不返，羈魂有知，其不瞑乎？爲之嘆惋。有說余等一往訪其墓者，謝未能也。

約一時許，朱協理等返謂：富樂寺有蜀漢遺像，磨崖。而公路邊有漢闕。余與夔兇皆大歡動，時已晚，好在離城近，乃作明日再來之計。開車入縣陽城，已近黃昏矣。

十六日，微雨之候，酷暑爲之一洗。晨起，欣然。農行爲履澤竿作游富樂寺之計。一行中，僅余夔兇有此興。農行副主任曾君欲伴余等往，並言有漁父村及李杜寺，均昨日朱協理等所未到，可順道一游。乃先過漁父村，初卽賞其名稱之雅馴，至其地，果曲徑幽邃，迤邐入一洞門，流水湍急，澎湃有聲，叢竹蕭森，岩石礫礫。臨流闌干已圯，廳事三楹，壁間涂鴉者，皆闖入對來賓之啟事。蓋此間原可宴客，茲則主人數年不返，任司閹者賣茶爲活。後樓翼然，謂假與田賦管理處爲半公半私之用。一縣之田賦管理處財勢皆居一等。據言：主人之子亦個中人，故得據而有之。於是此名爲漁父之居者，乃不得不爲溫民獻替之所。李義山列「冠蓋游山」爲殺風景之一。今此事，或已無之，代以官署入山矣。後有清泉，爨爲飲料，茲亦僅可濯足而已。

出漁父村，不數武，有李杜祠。入門房屋轉折有致，構造頗奇。迴廊甬檻，流水環之。整個作斜方形。一部作小學校址，學生十餘人，正休息中，弄水爲戲。有浣衣於廊下者，則其師也。廳事供李杜神位，亦配以放翁，仰視一橫額，則老友張白翔先生書，張名翊塘，蜀人，白髮銀髯，望之若仙，長於吟咏而絕不經意。曩在燕京共事邵曹，年必出詩一集爲贈。亦蜀詩人也，別十餘年，殆作古人矣？過一小池，一亭特立，內覆一碑，正反刻涪翁朱白文像各一，意必山谷也。而說者，謂另一隱士，匆匆未細審其文字，不知究竟。

乃與登寶蓋峰，所謂富樂寺，狹陋無可觀。而殿外宋人題名碑記極多，大致皆載酒來游，極稱其風景之美。有磨崖刻石造象若干區，下方另有刻石文字言「此蜀漢遺跡」云云。蜀鑑載：唐乾符間王助縣州富樂山碑云：「昭烈入蜀，劉璋延之此山，望見蜀之富盛，飲酒樂甚，故得名。」茲乃未見此碑。然即劉璋迎備說所本，亦即朱協理所謂三國造像之所由成。實則此文字與造像，似無連帶。此「蜀漢遺蹟」云者，指地而非謂造像也。寶蓋峰之名，乃無可考。磨崖題字尙多，最著者，有文與可兩題，一在天聖癸亥。一署嘉祐六年。蓋先後兩至，風雨剝蝕，苔蘚叢積，殆不可讀。僅文同或同及紀元年月等字面甚顯，故知其爲與可。意者；當時寺宇，必甚宏偉，林木必極茂密，風景必有可觀，劉璋以爲勝地。當時當地，富樂可知。宋代亦必極盛，故留題重疊，今則數經兵燹，迨非舊觀，賴餘澤以存耳。無疑也。同人頗欲得與可留題一段文字，冀允尤切。因囑縣陽農行秦主任覓工施以椎榻，今已施工者數，猶未得滿意之果也。

登與可出寺門，下寶蓋峰，經昨停車處，不遠，於田塍間見南石堆，所謂漢闕也。分據兩田畝中，各在一端，約中間相距正畝許。兀立相對，如兩門之地位，故稱之以闕。高丈餘或至兩丈，分層刻人物造像，皆凸起，甚高，上層無分段文字可見，與武梁祠石畫不同。而作風頗似六朝。人頭皆爲人鑿去，據云：係外國人出資賄購以盡，良是。不知此主權誰屬？地方不知保護，鄉民絕無知識，外人一意侵略，三失之，人類下意識之充分匯合也。最高處，獸頭猶全，突兀樸茂，石脚造像一段題名，有「大通三年閏月二十三日弟子許善」云云。僅可辨，則齊梁可徵矣。意者；此處當有

極宏偉之建築，或卽與寶蓋峰宮樂寺有相聯系者，縣志至此，今爲桑田遺此劫餘耳。而澆闕云云，則後人隨意所加。然仍有保存之價值，而乃置之私田之中，任人毀損，似亦邦人之責也。流連約一小時許，歸晨行午餐，下午，同人偕適公園，茗坐小憩，以息塵勞。

十七日，晨發縣陽，事前曾預函荃行告二兄等會於新都桂湖公園。十時許，達新都。家兄及童粒民兄，夏君爾明等若干人，皆先至，不期而會於某餐館。余則先過縣府，訪縣長，與縣合作指導主任某君約往，至則縣長冉君已入省，開行政會議。晤縣府祕書郭君，約俟縣長返，以書面聲述新縣制實施經過。返至餐館，更進午餐，相與再入桂湖公園烹茗以享荷風之襲衣袂。而闔生且在園外骨董肆得邛窰白碗，圍坐欣賞，無殊故都北海風味，翹首燕雲，忽又惘惘。同坐有某君善觀手相，亦農行同事，開明盛稱其異，乃一一爲同坐者觀之，均微中。爲余言：有「松花紋」大小各一，一居中指下，一在無名指下。此之謂「美術紋」，必長於美術無疑。審之果然。他人則無。此君與余初識，亦不知余之平生，而此紋未經人道，縱爲偶合，亦復可異。故特識之。再瞻升庵先生像，驅車返蓉，夕陽在山矣。計此川北之行，自五月四日始，至十七日歸，凡十有四日而畢，往返約二千餘里。山游蜀道雖十之一，而名勝所在，或將過半。古跡隨處皆是，惜時暫猶未能遍。然懷古幽情油然而矣。是日忽患腹瀉，微覺溫度不常，適可小休。

十 峨眉之游

昨歸極疲，家兄出示渝來家報，促早歸。並知大兒祖光亦與某話劇社偕來蓉城，爲演出其新編牛郎織女話劇，寓華西日報社。聞會來兩次訪問云。姑置之，早就眠，頗以峨眉之游不能愜然。蓋此念早萌於二十八年之秋，余時任某軍秘書長，軍開前敵，留守渝都，自慚從戎而不投筆，時危而生事最閒，忽忽無俚。以舍間在五三四渝市大轟炸後，疏散在江安，乃亦赴江安小憩。遂與內子及親友若干人作集團旅行，舟及樂山之觀音灘。適其前夕卽爲敵機大襲樂山峨眉之日，舊日繁華，至此皆成瓦礫。居民正相與逃難疎散，爲之興盡罷游。有欲不顧而進者，余力阻之。亦有終以交通不達而止者。雲山咫尺，終可望而不可接，阻程五日，進退兩難。在舟中過七夕，且以易舟遇險，幾與波臣爲伍。此景如在目前。當時曾有詩云：

峨山鬱鬱障雲遮，多難登臨願又賒。暮地驚雷空際落，橫飛腥血萬人家。

何羨銀河駕鶴橋？而今都是可憐宵！人間離恨知多少，但見縱橫胡騎驕！

此時正倭寇攻勢極盛時代，余之情緒，可以想見，不得已以游山自遣，終又厄於敵寇之暴行，使並此而亦不達。目觀人民蕩析流離之苦，兼善不能，而猶善又不甘，虛耗國帑，則匹夫有責之謂何？亦思終於暴棄，負此昂藏而已。抑抑以歸，於此爲極！適得前軍電召，赴第三戰區，且約作黃山之游，意爲稍舒。乃又阻於長沙之戰，交通梗塞。捷音既播，更欲前行。乃張岳軍先生留參最高

戎幕，忽忽四年，愧無獻替。然寇讎已戢，收京在望。勝果有券，歸轍不遠。此行有因公任務，既得洞見民情，兼有留連山水之樂。今昔之觀感迥異，縱不能媲美登仙，自足快意。吾兄念其跋涉致病，勸賦歸歛。謂再來何難，不必盡興。漫應之。私心以爲萬一凱旋，必倉促南歸寧母，則此願不償矣，意想迷離，終乃入夢。

鷓鴣即醒，河魚之疾未愈。更入睡，乃未赴早餐。再醒強起。家兄告我謂：晨餐時，開明言：「懶肩被火災，有四川省銀行趙副理星洲，攜省行國幣十萬元往振，乘便游山，意在寬伸。詢欲往否？」兄以昨意代辭，余驟然起，曰：「往也。兄尼之，笑而不答。詢以期。曰：明日。曰：「明日必愈矣，更何疑？」訪開明，已出門。及過午，詢之。開明曰：「已聞人傳言必去。當爲達趙君，約明日晤談，行期則後也。」曰：「然則更妙。」

翌日，疾若失。上午，吾兄祖光來，乃偕羹兄石村四人同赴華西日報社，看排演牛郎織女。余又順訪中央日報張明燁兄。歸午餐後，與開明同訪趙君，議成。以會與牟秋帆兄亦有同游峨山之約，趨往告之，不遇。留字而返。意亦可同行也。

二十日，正星期日也。黎明即起。秋帆已來，無同行意。但來送。偕出晨餐。餐餘多未開門，折返隔鄰之樂露春，麵食已備，乃同果腹。秋帆復相送至省行，旋復有一財政部視察李君來，相與通姓字，知李君名如霖字雨蒼，亦同赴峩游者。趙君未至。傳語謂車行須過其鄰居之宅，已在宅相候。秋帆辭去。乃與李君同過趙君之居。庭宇清幽，花竹叢茂，臨水見山，環境極佳。趙君罄折出

迫，尙未盪洗，速之，須臾即竟。乃登車出發。

午後，二時許，抵峩眉縣城。惟見全城一片焦土，東西南北，一望皆新蓋草屋。時距火災將旬日，正在收拾餘燼之時。舊所存者，僅瓦屋數楹，其中一爲國民兵團部，以當時人手較衆，自動拆卸四鄰羣屋，因得獨存。茲縣府亦遂寄託其間。前縣長某君聞當火起，僅將縣府所有財產搶出，即自往城外休息品茗。士紳促其督救，則以無辦法爲詞，遂被控訴撤職。火發正在午間，天時亢旱，瞬息火頭六七處，遂致蔓延不可收拾。消防設備平時了不注意，固不必論。而拆屋絕緣，設縣長能身先督率行之，自爲唯一救急之策。此而不爲，則咎將奚辭？責任心薄弱爲之也。峩眉所產，以白蠟爲大宗，次則藥材，多爲引火之物，故損失尤鉅。余等先至省行倉庫下車，在西門外，火跡且出城，在不遠處止。省分行行址亦燼。商民抵押貸款之押品，不存於庫而存於行，臨時亦搶私有，不救公物，致盡付之一炬。聞所放押款爲一百二十萬元，貨值自倍蓰。主持者某君，鼻紅而唇厚，身擁腫。余不禁脫口而出曰：「此馬戲班丑腳也。」趙李二君爲之失笑。自私而陋，同揆同轍，兩相輝映。世無獨有偶乎？抑今日之世，滔滔皆是耶？至其失慎之因，聽地方之言，多謂窳奸縱火所致。且云：「其人爲一女子，在郵局發信報告敵方索酬，並囑飛機來炸，檢得內容因以就獲」云云。無稽之談，且乏常識，大可發噱。實則天旱時燥，山下多引火之物，一處失慎，火星所燎，四方齊着。木屋既連不事拆除，則頃刻成一片。風威火勢，小小里許之城，一掃而空，宜也。傷亡不多，則幸在白晝耳。僅開火前後各有一慘事：一病夫在床，婦踞於地，同歸於盡。揣測紛紜，其爲夫不

能行而齋殉之，無疑也。一爲兄弟二人，共營白蠟爲業，火起時舉蠟投諸井中。火息，兄先下井取蠟，久不出。弟繼之，亦不起。次日發之，則二人皮盡脫而死。蓋白蠟在井爲火所溶，並井水而沸。人入猶未滅其熱，遂爲所煎耳。

同訪縣府，正在交替，前後任兩縣長皆在。同出接見。前縣長一度周旋，託故遁去。後縣長孫姓湖北人，聞在鄂曾任地方官多年，茲則由專員公署派來，爲臨時處分者。與趙副理談災情賑濟意見，分受災層次，備見纖細。余及李君遠坐一隅，亦無從談所謂新縣制者。趙君言竟，乃亟偕行，同至峩山旅行社。趙君寓省行原定一室。又詢得財政部駐此某機關亦有一室，以讓李君。余亦因得廁與。然災後市面未全復，且時晚，無從得食。馬戲中人乃大忙。久之，始進餐，知費事不少，不能不與少作周旋。問其鄉貫，因詢「某者，識之乎？」曰：「胞叔也」。則余婦之姊婿，乃大駭有此高親。今日佛地初步，多獲奇緣，叢棘而已，卽歸寢。

次晨二十一日，爲星期一，晨起晴朗。昨晚卽雇就滑竿。輿夫有頭目，此輩皆羣集於旅行社，見客則自來兜攬，初聞縣政府定有例價，雖間有需索，但亦兢兢唯恐人知，故極有限。大火之後，縣中無暇過問，定例遂破。昨與議定，姑作三日程，每日人九十元，以余身重用三人，趙李二君，則兩人，猶絮絮，知未糜也。今日，則二君者均改用三人，又以自至報國寺十五里，可以車行，則較速。彼與人者，亦可輕其肩負，乃決以車往。至報國寺，在寺小坐。此間可備餐食，且不必茹素。但以爲時過早，尙未舉火，携有雞卵，各進數枚。寺規模甚大，殿宇崇煥，門外一片古柏，森

森夾道。余等隨喜一周，在客室小憩。趙君令汽車開回錢山旅行社，請囑注意，聞時有不虞之用，與平時不同也。至此易乘滑竿，爲山路起點。余所乘滑竿之與人，以趙李二君身較余輕，而亦改用三人，意不滿。乃由一最少年者發難，謂：「不克勝任。」求增一人。余心知其詐，且肩負其重者，同時本止限二人，三人者其一僅備替換，山徑狹窄，四人更難周轉，並無着力之處。彼意在增價，或多得一人，便游息耳。嗚呼不休，故作傾斜之狀，以相恫脅。至伏虎寺木坊處，謂此時不決，更上將無辦法。余初尙猶豫，至此突生憎惡心。乃召夫頭，告以此子不勝肩任，應迅易去。於是衆口保之，彼亦自承可以負荷，頃所求者，若失矣。過虎溪橋，紆迴入寺，沿途清流環繞，翠嶂重疊，寺內院宇深沉，釋道合流，有張三手狂草碑碣在殿側過道處，筆勢至豪悍也。出寺右行不遠，見木橋，署曰解脫橋。水聲潺潺，景愈清幽。更上解脫坡，石磴頗高，過雷音華嚴二寺，約五里許，憩純陽殿，前殿供佛，最上層則純陽殿在焉。此類釋道雜揉處，蓋當時原爲道院，嗣爲佛門佔領之遺跡。釋迦之徒，乃亦出以侵隣乎？吾何言哉！

出純陽殿左轉，行徑甚微，折而下行，過萬福橋約四里至神水關飲茶。此間泉水厚重，自刻有大巖石三字之巨石夾縫內滲出，入一石坎，清激可鑑。寺僧以峨眉茶烹茗進。茶似洞庭之碧羅春，泉似惠山之虎跑。水浮高於盪面而不溢，壺榼雙絕。僧沐人，忘其名，缺一臂，請以抗日受傷，蓋所謂榮譽軍人也。出家未久，頗謙下有禮，寡於言詞，惻惻無華，與之談，喃喃然。譽之，罄折而色，不見矜矜之色。殆見遊者歟？抑別有慘抱？未可知也。詢以有茶出售否？則嘆曰：「已罄，乃置

志。有石刻東坡書「雲外流春」四字，殊不類。壁懸峩山高度表，此間已海拔七五〇公尺。

出門，與人告以約五百步，即大峩寺，可步行往。趙君以神水閣偃息過久，不欲往。余與李君亦殊少決心，乃失之交臂。過此乃繚閣峩山指南，知大峩寺有唐代古松，高逾百尺，徑圍丈。天矯旁礴，不可不看，而憚之晚矣。益知事無大小，不可偷懶，不可失機。有一於此，補救爲難，當深戒也。至中峰寺憩。殿宇亦甚爽朗。左右諸峰，環拱如揖，此蓋其中峰也。故寺以此名。更上坡西南行，過龍昇閣拾級而登，上清音閣。僧人在此設逆旅，有亭設茶座，游人沓雜。富順劉光第題聯曰：「雙橋雨虹影，萬古一牛心。」以木刻懸亭中，而失其下聯，乃用新木板配。書既陋劣，亦遂無款識。即此一端可見此僧之塵俗，唯一意在營利而已。故亭內陳設如雜貨肆，與鬧市小茶肆無異。甚便山林減色，尤爲此聯於悒。劉字裴村，工書能詩文，清進士，官刑部主事，爲戊戌政變被戮六君子之一。此聯雖二語，亦可見其胸襟。生既不保首領，死後深山遺跡，乃亦爲此俗僧所毀，可謂厄運。問天而已！而四周環境深邃，岩障圍抱，叢篁夾道，雲樹迷離，左右二水，左者自雷洞坪經萬年寺來，謂之白水。右者自九老洞過黑龍潭而下，謂之黑水。至此匯合激盪，琤淙成響。余等在清音閣進午餐，出閣右轉步行，履險巖危石，過窄道，見一圖書館。遇一女士，導觀雙橋。俯視中流，急湍澎湃，白浪飛濺。牛心石兀立，如巨靈當道，益見崢嶸之致。既在兩流之中，形色皆如「牛心」，故以爲名也。雙橋則左右夾峙，各長數丈，迴欄曲折，倒影如畫。水清可濯，塵念如洗。嘗時志切游觀，未暇詢女士姓氏，嗣知此卽惠民圖書館導觀者，或卽編譯者潘中蔣女士乎？悵歎而

已。口占小詩云：

牛心萬古水中流，虹影雙橋眼底收。到此塵襟堪一洗，祇餘烽火憶揚州！

出清音閣而右下坡，至黑龍潭，亦名黑龍江。清流潺潺，水淺可揭。兩山相夾，壁立千仞，綠苔繽紛。水底石卵，清晰可數。輿行水石之上，盤灣曲折，時爲高下，清幽大類西子湖之九溪十八澗，而深與過之。自此更上，一路懸崖絕壁，疊障重巒，飛瀑流泉，與碧樹濃雲，交相暉映。與青城至都江堰一段，亦微有類似之處。水勢較弱，清俊則勝。說者謂峨眉最幽秀處在此。我輩游程簡短，未敢斷言。而此身如行畫圖之中，心曠神怡，要之所傳良是。

至洪椿坪時僅逾午。寺門外部見大椿二樹，古幹十圍，姿態橫絕。知所謂洪椿即以斯名，以椶皮大藏經名。柱蟠雕龍，殿塑千佛。以洪椿曉雨爲峨眉勝景之一。至此已海拔九五〇公尺。山中多雨，已見端倪。游作三日程者，多以此爲宿點。輿入亦滿擬今日終此。趙君以爲時甚早，意欲趕程前進。余二人無異詞，而與人不欲。以威脅之，乃行。途中告我，謂此道二時後，卽有野獸出沒，不免意外。然舉目仍多擅手及老少香客，各行同行。又知其亦意存威脅也。

過此，山勢逾險。大雨忽至。十里壽星橋，上九十九倒拐，言須下輿步行，余有交感神經衰弱之疾，且無雨具，惴惴然，令一人前扶而行，真狼狽也。未幾，言過六十許倒拐矣。突覺輿奮，謂此易與耳。鼓勇更進，乃久久不達，異之，殆果行百里者半九十乎？何前易而後難若此？乃知復爲所欺。此則可謂善誘，誑語固有時亦可用，當亦爲佛門所許乎？此輩行之有數，其意念上與一切

欺崇之術，並不生何分別也。計此程長五里許，石級一千八百有餘磴，叢樹深密，下臨無地。大雨如注，衣履淋漓。於是目不離五步，風景雖佳，視若無睹矣。過此，更上，仍輿行。十五里達九老洞，寺名天峰禪院。時已近晚，乃留此宿，知客僧黑髭鬚，狀頗魁梧而有塵俗之氣。詢以猴羣，云已赴洗象池。且深表厭惡之意，謂此輩無所得食，以損窗櫺，碎磚瓦爲恒也。以此知寺僧之吝，且兼墮食之重，於佛法蓋未有所得也。導視宿舍，尙整潔可居。余等三人佔兩室，一警及與人則另有居處。房門外有廊，圍以窗櫺，則爲獼猴擾云。晚餐肴饌，雖蔬食，頗可口。余等三人合一桌，約十筵以上。警士一人，筵數亦同。自陪都來者，大有「不如出家」之感。

次日，晨起，雨仍不止。九老洞距寺尙里許，仍冒雨步行而往。山路崎嶇，泥滑如油，不易涉足。曲折至洞口，世界聞名之拱桐花已過。抵此時以雨行掃興，並忘其注意之點。故樹本亦未見。尙有先皇壇一處，據傳爲瞭望勝地，可極目峩山全境者，亦竟未一顧也。至此，海拔爲一〇五五公尺。坐洞口少休，惟見蝙蝠羣飛啾啾，穿梭不息。進香者多持燭入洞。云：內有財神廟，殆皆爲此阿堵物來耳？洞不甚深，而泥瀉難行。腥臭撲鼻，乃逡巡不前，悵惘而返。然余未嘗洞游，曩聞故鄉宜興善卷庚桑之勝，又在綿陽聽人劇談黔桂道上洞府之奇，輒爲神馳。至此乃漠然無動，不自知其所以然。益信與會皆環境所造，凡事欲鼓勵其與會，而充實其效率，必自優良之環境始。雖聖不免，常人尤然。強而行之，生意索然，獲果迥異矣。萬幸莫不然，用人用事者所宜深知，不可忽也。

再拆返天峯禪院，登輿，左行，下坡過觀音橋。五里至長壽橋，山雨溼濛，峰巒掩映。流水潺湲，老樹紛披。景亦宜人。而逼體皆濕，襟袂生寒矣。更上長壽坡，轉折較多，石磴漸陡。同人皆徒步下輿行，余以革履底滑，懼有失墜。眼鏡爲雨所濕，益增留礙。意甚惶喪。乃呼輿更乘而進。不數武，忽聞李君狂呼。則老猿坐道傍山坡間，眈眈逼視，驚而却步。舉目，復見三五接踵而至。與人言「遇猿羣矣。」爲之大喜。亟下輿，則坡盡，將及遇仙寺。與人振聲一呼，羣猿頃刻大至，老者前行，弱小依次參差，列陣相隨。一時，巖坡上下，枝頭樹杪，皆其蹤跡。或行或立，或蹲或坐，或倒挂以嬉，踴躍翻騰，大有可觀。毛作棕褐色，大者高三尺左右，老者領下白髭如鬚，長寸許，繞頰如鬚，數六七而已。有一年事最高者，齒盡落，傳已三四百齡。母猴懷雛者，腹下雛長數寸，緊貼母胸，已目灼灼能仰視，甚可愛玩。其數不一。余等至遇仙寺，坐山門前，彼輩皆羅列階下，如有所待。以老而健者爲前列，幼小及懷雛諸雌，則距人較遠。偶近，輒爲前列呵止，懼爲人所擾也。山中呼爲「猴居士」。聞爲兩羣：一居九老洞，一居洗象池。時有鬥爭，九老洞者以寡不敵衆而敗，故後者時過九老洞，則前者避去。前者則不敢至洗象池也。

余等既抵遇仙寺，聞邇來雜糧價昂，猴居士輩喜得花生胡豆爲食，近乃久乏施主。在余等到此一小時前，曾向一進香老婦索食不得，而損衣傷面。余等因命與人向寺僧索購雜糧，初不肯出，懼不得償。嗣途釋然，且知有利。乃出豆盛以菠蘿，揮酒與之，頃刻而盡若干升。有爭食相鬥者，亦經老猿呵止。老而無齒之猿，則取與人所攜之乾糧麪餅與之，尤欣然承受。領下有袋，須臾皆填起，

知其已飽。擁抱歡躍，且三兩互吻作啾啾聲，以示其樂甚。僧言：此輩久不得一飽，今日除與進香老婦糾擾而外，且適又至寺揪窗擲瓦，大鬧天宮而去。此遇可謂難得之緣。時有游侶於九老洞及洗象池之間，往返追尋，而終於雲深不知處者，比比也。近年數已遞減，以有人偷盜擊殺，又有飛虎一種，有肉翅，似蝙蝠，而較大，飛行甚捷，專捕食猴類。且山中天寒少果栗，糧貴無所得食，則流亡轉於溝壑。將雛者去歲僅得一胎，今年則六。寺僧言下，極少同情。與九老洞之僧如出一轍。因正色告以：此崑山重要風物之一，最足吸引游客，寺院與地方有司，皆有保護之責，不宜聽其滅絕。乃唯唯。因又侈言此爲彼所狎養，在九老洗象而外之又一羣。後在洗象池則力斥其非，出家人貪墮誑語，固亦無異恒流，吾又何怪乎原始人祖先之猴居士歟？縱普賢佛國佛法無邊，亦無奈此本姓何也！飛虎云云，吾人多未之見。陳眉公筆記云：

滇中崑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獸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疑即飛虎耳。

得無類是？川滇產物，大率有相同者，不僅此也。感賦兩絕：

遇仙寺畔遇猱羣，列陣相迎勢若雲。求食亦如人世苦，可憐一飽已欣欣！

辭嶽頭角本猶人，聚族居然「居士」稱。佛國蝸爭分畛域，最難化混是貪墮！

十里至蓮花寺，入廟穿行，爲上下山大小路分道交叉之點。蓋游峨分大小道兩端，此上，則彼下。以山中風景，多認黑龍潭至洗象池一段爲最美。故優勝者多由小道上，余輩即取此道也。蓮花

寺以山峰圓穹得名，寺僧乃特引余至右配神座前，指示一石，曰：「此蓮花石也。」石大僅尺餘，高不過六七寸，而峰巒重疊，如劍門之岩。紋作荷葉皺，黛色沉厚，可作清供。置之佛座前，與罄鉢並列，香煙薰蒸，則未免不倫也。廟前一老者設攤售麝眉產藥；若麝參，若黃蓮，若雞血藤之類。又有枯草一種，隨時置之水中，則生植如故，亦可作雅玩，忘其名矣。約下山時選購。

由此更上，亂峰層疊，鳥道微茫，一徑高懸雲霄，磴棧峭立。曰：鵝鴿鑽天，以喻行人之愈鑽愈高也。故亦名曰鑽天坡。長五里，高二百公尺以上。大雨不止，步輿相間。野獸遺矢糞。同人見虎蹊之類，蹊蹊陔陀間，見人驚竄。余目注山道之難，故無所睹也。

坡盡即達洗象池，海拔二一五〇公尺。氣候乃入冬令。羊毛衫及大氅同時上身。到時方過午，雨猶未止，雲霧瀾漫。以失去金頂看佛光之屢，趙君竟示不欲更上之意。余以在渝曾聆吾家稚老之教，以為金頂可以不上，茲又煙雨，更憶此囑。李君自亦從衆，安頓行裝，不如休去！知客僧相偕隨喜，歷前後一周。趙君在觀音殿爲其太夫人求籤，李君繼之，以詢於余。吾母自先君子謝世，長齋禮佛，垂三十年。時以皈依相詔。余世障未除，宿孽猶深，佛理高深，夙所佩仰，而小乘諸說，以至禮拜求福，升西極樂之談；以之爲度世入門，一種勸誘之道則可，乃以自愚，輒爲期期。茲以國土危脆，隻身萬里，八十老母，滯於滬上，如隔異域。惘然心動，不覺屈膝，得上吉籤，籤詞號數，乃悉與趙君所求者同，此同心之召歟！感應之速，抑亦可異！至普賢殿塑像未竟，正募裝金，乃爲吾母莊太夫人出百金，畀寺僧，認捐。趙君亦如所爲。二事皆平生創舉，從母志也。或亦異日

入佛之「齒乎？出寺門，乃見所謂洗象池者，池僅方丈，傳爲普賢洗象之池。僧言：原在寺內，今移於此。實則意謂「洗相」也。「象」與「相」通，故以之爲一種象徵。寺有鐵瓦，於簷下見其碎者，有「清乾隆年造洗相池瓦」字樣。「象」皆作「相」，門前石坪，松杉羅列，參差有致。遠望則一片白雲，如對一幅青松圖之障。親舍之思，時時相襲，在細雨濛濛中乃惘惘如醉。午餐而後，坐應事談。然無法遣此長晝，見四壁所懸書畫，除稚老一詩條而外，他無可觀。趙君提議爲作書畫補之。寺僧乃出素紙數張，且極言其希珍。因先爲書一小聯：

離垢本無相，

濯塵幸有池。

趙君謬以爲佳，言願合作一畫，始知其亦善畫，而客中筆墨，皆不適用。勉寫一松，趙君補以梅，姿態絕勝，使此松生色不少。又爲題之，以識緣會。

山門左側一小肆，市藥材等，有水晶石一小方，高寸許，形若峭壁層峰，晶瑩澄澈。內有細花紋若山水，肆主巧立名目，謂若「觀音趺坐」。石磴懸崖，亦不無類是處。喜其有致，試詢其值，索三百金，令寺僧與商，爲言變相，猶不售。居然奇貨，乃置之。此石聞出大渡河，雖不若通常水晶之潤潔淨，要爲一類也。下山途中以百元得大小二石，形致亦佳，趙李二君亦競相購玩，然皆不及前石紋理之勝。

下山仍折回，穿蓮花寺而出，沿左別爲一道，遂爲大路。與昨日上山之路分道矣。五里達華嚴

頂華嚴寺，海拔一九五〇公尺。孤峰挺立，灌木陰翳。虛廊走廊，平時一望無際，最宜瞭遠。金頂未開以前，游人至此而止，可見勝概。今日則一片茫茫，了無可睹。少憩，即行。自此過初殿長老坪息心所共十里。又七里至觀心坡。一路石壁嶙峋，叢篁茂密，淫雨不止，密雲蔽天。與人略不停步，皆匆匆越過。又七十里下羅漢洞，太子石至萬年寺禪殿。寺舊爲普賢寺，唐慧通禪師改白水寺，明改今名。宋太宗仁宗眞宗及明萬曆皆有御賜寶供大藏經書。寺燬更建，乃析爲三，曰新殿，禪殿，毗盧殿。新殿藏貝多葉書及舍利子。使僧人出示，則貝葉藏文寫經，長尺有餘，寬五寸許。大約清雍乾時物，曾在北京內府見之。舍利子有赤白黑三色，小者如米粒，大者如四號鉛字而已。光滑堅緻，不知何質。置小玻璃瓶中，不能細研也。側有明月池，數十武爲禪殿。殿似天壇之無極殿，磚磬螺旋，上作穹宇之形。高三丈許，大亦如城闕。傳係宋建，內置銅鑄普賢像，高丈六。所騎白象亦高丈餘。莊嚴瑰麗，不可方物。精銅鑿鑄，不能拆卸，非特常工鑄造不易，卽裝置亦屬難能。當時未有起重之機，不知人力如何攝致？此真不可思議，亦可見東方文化之偉大。殿四周嵌鑲銅佛云：有三千之數。亦有五百羅漢，余旣全神擬注大像，餘皆附庸，一瞥而過，未加留意。寺僧出示佛牙，高五六寸，橫尺許，厚約三四寸。巨獸之牙耳。色如象牙之陳舊者，潤澤有紋。紋內有硃色，則云某大學曾用硃搗，所留痕也。僧亦云：約係恐龍之牙，則某大學地質學家之口吻耳。庭前厚朴兩株，大逾尋常，有高約三尺之古銅瓶二，類似屋頂圓徑亦二三尺之銅件一，鼎列露天，皆係明代製作。文字苦饒，未暇細辨。余在臨陽，曾得一古銅瓶，銘有萬曆年號，與此瓶形製相同而

較小，可以對照。以詢僧，既不知所自來，且不識所用。意者，殆插香所需要也。

更前行，則爲毘盧殿，亦有丈六銅佛三尊，爲明嘉靖年鑄，以此可見前測爲不謬。並有銅爐以鑄工精巧名。山門左懸巨鐘，並極著稱。所異者，當日於何處鑄鑄？及如何起重上山？似均未經人道，未識有無箬以一析此疑否？出萬年寺有四會亭靈官樓，皆匆匆而過。三里會龍寺，二里白龍洞，依然細雨濛濛，流水潺潺，而一片白雲之中時露一峰一巖，不着邊際，如籠紗，如霧絮，蒼翠隱現，林木浮空，縹渺玲瓏，不可端倪。又若海上神山，歷極幻景，極幽遠變幻之致。方欲凝視，忽焉已渺，仙乎仙乎！令人意遠。更極目遠山重疊，其濃淡層次，至難清數。色澤溫潤，於墨彩中暗襯蒼藍，流瀝一氣。山腰雲氣，舒卷自在。方知宋畫用重墨之妙。余此時神游天際，不知經過何地，此蓋於風雨敗興中，無意所得之境。意者或爲他人所未見，或見而未覺，覺而未注意者乎？特爲著之，不知觀金頂「佛光」「神燈」之勝爲何如也？

與人告至龍門洞矣，兩岸壁立，急湍中流。飛瀑自兩石門噴出，銀河倒瀉，勢如騰蛟，聲若奔雷。曰龍門峽。南行數武，巖壁漸開，清流漣漪。中涵一潭紺碧無底，游魚可數。半岩圍一圓龕，則龍洞也。云有東坡大書「龍門」二字，不能遍視，余實未之見也。臨流在龍門峽處建屋數楹，曰龍門積舍。推窗觀瀑，可以小憩。有僧而賣者，在省銀行貸款售裹層茶，兼營旅舍之業。乃留此進餐煮茶，而灶下無備，因就近處購餅食點飢。趙君以銀行債權人資格，各以八折購裹茶若干，據聞價猶昂於他處也。至此復山下氣候，咸卸冬衣。

自此興行，山坡石徑，其道甚險。下臨深淵，亦至險峻。以其下山道有時爲叢篠所蔽，遂亦不覺其可懼。與夫趕程而龍池大坪飛來殿及靈巖新開寺，皆不當上下道之衝，概未得往。自當與洗象池以至金頂一段，皆留作異日未了之緣耳。

越報國寺，輿返巖山旅行社，時僅過午，二時許。趙君擬即乘車至樂山而車不見。詢之，則以「馬戲中人」刻以往樂山矣。意殊悒悒，祇得且休。

趙君仍居原室，余與李君另得一室，在後層。晚餐而後，將就寢矣。忽聞大聲呼茶房：「縣長來」，「趕快倒茶」。赫然「馬戲中人」聲也。知其歸矣。謂李君：「此二畏也」。亟蒙被而臥，毛骨悚然。倘余爲小兒，則可以此止夜啼矣。

翌日，黎明即起。出視車，已在門。趙君亦束裝矣。乃侍者持來一片，則昨夜縣長順投之刺，並約今日晨六時早餐。又一柬，則改作八時。與趙君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三人之意乃不謀而合。乃決同逃。留一刺同致歉忱。

十一 樂山之行

二十四晨，六時，自峨眉發。八時即抵樂山。知縣長亦赴省行政會議。趙君赴省行樂山分行提鈔幣。忽有操無錫語音者，詢之，華姓，忘其字矣。爲省行此間分行之惟一江蘇人，刻任會計，行有日矣。乃由趙君提議，約爲伴游大佛烏尤兩寺。華君欣然願導。蓋趙李二君皆前度重來，不必更往。則余一人苦不識途，甚需此伴也。承華君導，步行不遠至江邊，專雇一小舟往，值三十元。對岸咫尺之渡，而江流急湍，須上溯逆下，方達彼岸。大佛鎮江澚，高與山齊，舟中望之尤審。

先登烏尤寺，石磴平坦，歷級甚遙。沿途過山洞二三。華君謂余：俗稱盤洞，識者言漢墓也。因至洞口諦觀，則有刻石浮雕漢畫造像，而無文字。知漢墓之說良是。但草長瓦礫封口，不能入。又過其一，較顯豁，可通人。入之，則洞內最後及左右，皆鑿穴爲床。其右一床，且三面有短石闌如舊式中堂之坑，適可容一棺之地，則其爲墓，無疑也。更上方見山門，殿宇深邃宏麗，門對大江，外景極幽。羅漢堂五百羅漢頗有名。尤以入門處丈六釋迦銅像爲瑰麗。自外至內，刻者書者，以趙堯生先生之墨跡爲多。蓋與住持僧交厚，居此甚久。書有作北碑體者，有作顏歐體者，行草皆備，與近作流行之蘇書風格多不相同。固知善書者，方面必多，藹藹方宏也。收藏家每多以「不類」二字，定古人書之爲贗品者，宜知所鑒矣。復與書院在此，訪馬一浮先生，云已下鄉。有辦事處購刊物若干種，詢以問學者幾何？則僅存一人，以未修膏火不能發士也。有爾雅臺，爲復興書院藏書之所。傳爲隴爲舍人郭某讀書處，非郭璞也。小樓一楹，外牆題詠極多，未暇閱讀。有藤本紅花一

架，花正濃發，恰掩此樓。下列石磴數枚，坐對江流，帆檣可數。在此小息，華君爲折藤花一枝，整似海棠，不知何名。海棠，非藤本也。小詩紀之：

烏尤風景最清幽，古寺臨江繫客舟。山靜日長塵意淨，藤花紅掩讀書樓。

出寺門，行里許，過有所謂東坡樓者。須另上一高邱，因時促不及往。又過一小渡，渡資人一元耳。先登一坪，爲大佛寺後門。坪有茶座，俯闌外闕，卽大佛之頂，蓋此卽佛頂之山也。華君謂有人在佛頂上設圓桌，可宴客十餘人。良是。然此大不敬。因憶皇澤寺題佛頭者，必思作此戲也。余則交感神經素弱，其頂不平，慮失足下墜，成千古恨耳。頑童輩抱膝攀耳，則時時有之，不足爲奇。轉入大殿，宏深與大佛作正比。有藏經樓佈置頗整潔，並有某機關畫一部分在此辦公。前院廣場開闊，至。亦有茶座，以疲甚，在一亭內小坐。亭有銅獅一具，亦明制，大如犬，鑄造極工。不知何處移來？暫置於此。思得茗，乃久不至。勿飲而行。此佛不可無詩。乃口占二十字：

大佛鎮山磯，嵯峨峰頂齊。江流長不息，只此是禪機。

自大佛寺歸途。華君相告謂：「此間最近某團體戮其同袍一人，乃在外埠犯會規者。又四人，則外埠至此闖碼頭而失敗者。皆陳尸於市，地方官不能問也。」爲之結舌。

至省行，趙君謂已事畢，相候甚久，蓋午前十一時矣。亟登車行，猶未晨餐，華君購中西點心多種相贈，殷殷送別，却之不可。真不知何以爲情也？計此樂山之游，僅三小時耳。當爲平生最短之游程矣。以車中運幣一箱，開車疾行，午後五時，卽安抵蓉垣，各返所居，時爲六月廿四日也。

十一 由蓉歸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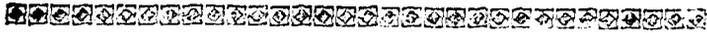
在蓉休息三日，急作返渝之計，向最近便諸摯友如壽朋志韜蕭君亮敬謀汝衡等道別。此外自張主席岳軍先生以至此次新交諸公，或以政冗，或以途遙，無法謀面，且懼徒亂人意，祇得戰時從簡，自免俗禮，一律書此告罪而已。大猷已卸任歸來，則時與秋帆來伴，游行街市，以補前所未經者。或與家兄及漢兄更過書肆小攤，偶拾叢殘斷簡，相互炫示，評量為樂。二十七日為星期日，農行經理寧君向南夏君開明劉君黎敷查君石村為余等祖餞，壽朋簡濤亦蒞，並有成都華陽金堂簡陽等縣縣長在座，相互劇談縣制及農行實驗農場問題，散後又匆匆偕閻生及家兄漢兄童種民兄查石村君同游王建墓（王墓情況詳前）及支機石而歸。支機石原為公園，近亦駐兵，誓不令人出，出名刺，始延進導視，則牆角下高五尺許頑石耳。下有斧鑿痕一長條，似有字剝去者。傳由一拳石下墜成長至此，則齊東語也。

二十八日，星期之覺積晨，細雨濛濛，天時涼爽，殊饒人意。存於前師灑道中之向錦城告別。同乘者，朱協理及其女公子，漢梅兄及家兄稼農劉君黎敷及某某兩君，并余連恩憲司機，凡五人。過午抵資中。蓉渝間本兩日可達。為節勞計，作三日程。存息資中，宿農行資中支行，行係賃廡，構建弘麗。廳事院落，皆極軒敞。資中街道亦整潔，城垣高峻，自停車場入城，須過渡與行方達。余等多沐浴休息。惟少壯者劉君等，同往距城不遠之某山，游覽開風景不虛，恨未能從也。憶在仁

壽大猷感見「資中滅擊」字樣之遺蹟，文字樸茂，大類伊墨卿書體所本。初擬一訪，茲亦未果。翌晨，雨猶未止。自資中發。過內江僅上午十時。以內江農行留午餐，乃小憩。此間出夏布。以其爲滄容來往中點，故市面頗繁榮。適雨小止，余等乃開行一週，各攜夏布若干以贈家人。午後發，抵永川。永川農行僅爲一辦事處，行址較隘，城亦不大。以雨未能出遊，羣集小樓坐談。水壩桃頗不惡，余所啖猶多。家兄不善削桃，亦不敢多啖，余爲削之，故手與口皆較便捷也。

翌晨由永川行，雨勢急，車兩面窗上琉璃，頃刻爲黃泥濺染。初作種種美術圖案，文理天然。旋成黃絲絨帘幕，亦頗可欣賞。繼則浸淫四酒，衣襟狼藉，無心讚歎矣。十二時，抵化龍橋下車，過農行兄寓午餐。餐後，雨霽天青，亟雇馬車入城，與舅女同歸林森路寓所。蓋離渝已八旬又一日矣。時七月三十日星期三午後四時也。

(忠園字第四一五號 三三、四、五)



新錄文學社編 中華書局發行

名家日記

記之良範；魯
一般；徐志摩
本。編間採取

名家

份。一洵為確
。有梁啓超、胡
、顧炳、老舍、
之山水，抑自對

名家

則作者為梁任公
又皆為當世名人，而其中
矣。（兔園字三三二號）

。定價三元。
記十種，形式和性質完全不同。胡適日記一種，

一九三五年
名家長著及經驗的一部
註特輯五篇。編錄各名家
、朱自清、郁達夫、陳西滢
書，不惟可臥遊名都大邑，
午二六三號）

（以上照定價十五倍發售。外埠另加運費）



論中0072(全)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月初發行

蜀西北紀行

(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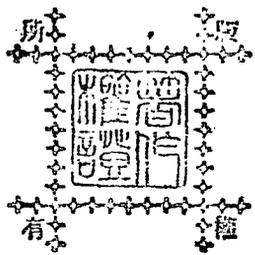
渝版漂白紙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退 還

日 期



著 者 吳 景 洲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廠

總 發 行 處 中 華 書 局

重 慶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卷查處泰查證忠圖字第四二五號



B1

28.971

2

1.40